

# 民 族 正 氣

(五 幕 歷 史 劇)

趙 循 伯 著

商務印書館呈繳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MG  
I 234  
231

2 氣 正 族 民

(劇 史 歷 幕 五)

著 伯 循 趙



3 2173 1701 9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渝 3521

## 自序

在着手編長恨歌時，順帶搜集了一些張巡許遠守睢陽的材料。羯胡與漢人的民族鬭爭中，其間忠臣志士之激於正義，將士人民之團結合作，演出孤軍抗戰，光榮殉國的壯烈場面。可是，其間也有賣國求榮爲虎作倀的漢奸，自私自利把持地盤的軍閥，同上述光明的民族意識成一極極端的對照。至於在抗戰中，敵人之煽惑分化，軟弱份子之猶豫動搖，凡是動亂時代的插曲，應有盡有。雖然這一幕民族戰爭，發生在唐朝；（當然發生的動機，不能與現在相提並論。）但如果將張巡等從起義兵到城破殉難，這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蹟，單獨截取來看，和我們今日神聖的抗戰，實在尋不出時代的差別。

因此，在編完長恨歌後，又着手編這本民族正氣五幕史劇。

此劇舊法，完全依照歷史，平鋪直敘。只有幾處爲便利舞臺，稍稍改動了一下。

（一）史上僅說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張巡作長史，西迎賊，當時大約曾召巡到譙郡去的。此則改爲萬石領兵親到真源。

（二）令狐潮與巡有舊，史上只說他們在雍丘城上問答，此則改爲潮進城說降。

（三）尹子奇中箭約在至德三年三月第二次入寇時。此則改爲九月，第三次入寇時。

（四）巡等被執時，史未明言楊萬石令狐潮在尹子奇軍中。此則加入二人，以襯巡等之

忠耿。

關於翠娘等之死，據正史只有「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這幾句記載。在當時社會環境「殺奴，殺婦人」似乎不算一回事；但「莫有叛者」，也就難得！不過，自動「吃人」，未免近於殘忍野蠻。故改為翠娘及老弱婦女等，自願犧牲——自殺——以作將士們食糧。（而且未及吃賊兵就進城。）在情理上也可以說得過去。恐有人說是「歪曲史蹟」，順便在這裏交代一聲。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雙十節，趙循伯序於陪都南郊。

## 本劇參考材料

荆軻易水歌（史記）

竹枝

涼州詞

陽關曲

聞笛

王袁綸綜合纂（第二十二卷至二十三卷）

「睢陽節」與「厓山烈」（文藝月刊七卷一期）

孤城落日（文藝月刊八卷二期）

本劇參考材料

漢·司馬遷

唐·無名氏

唐·王翰

唐·王維

唐·張巡

明·王世貞

袁黃

現代·盧冀野

現代·王平陵

王夢鷗

目錄

自序.....一

附本劇參考材料

本事.....一

舞臺平面圖

人物表

第一幕.....一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二月在眞源衙署

第二幕.....二六

同年九月中旬在雍丘城上

第三幕.....四九

唐肅宗至德三年二月及九月在睢陽衛署

第四幕

同年九月在臨淮衛署

第五幕

同年十月在睢陽衛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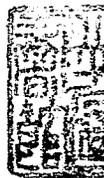
# 本事

一  
唐玄宗晚年，沉湎酒色，朝政紊亂。羯種人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率羯胡契丹及所部十五萬人，反於范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河北道廿四郡望風瓦解。真源令張巡熟習韜略，憤異族擾亂中原，慨然有澄清志。十五年春，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附賊，逼巡爲長史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老子——像前，樂從者數千人。遂起義討賊，破雍丘。

二  
張巡入雍丘，令狐潮帥精兵圍之。巡身先士卒，直衝敵陣，人馬辟易。賊兵攻城，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矢盡，巡縛藁人千餘，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潮聞朝廷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巡召軍民，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潮與巡有舊，入城說降，相勞如平生。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退。巡揮兵出擊，大破之。潮遁入陳留，不復出。

三



唐肅宗至德三年春，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命尹子奇寇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賊敗走。遠謂巡曰：「遠懼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後遠但居中接應，調軍糧，修戰具。戰鬪計費，一出於巡。三月，子奇復入寇，巡又擊走之。

七月尹子奇以精兵十三萬入寇，築長圍，作久困計。城中食盡，巡命南霽雲突圍而出，告急於臨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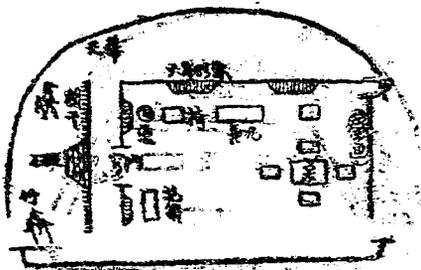
時河北招討使兼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駐節臨淮，擁兵不救，愛霽雲勇壯，具酒食，謂之曰：「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醫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仍返睢陽。

五

賊兵久圍，食盡。巡遠以睢陽爲江淮之保障，若棄去，江淮必失，遂堅守。始與士卒同食茶飯，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均盡，巡妾翠娘願自殺以饗士。許遠之僕亦自殺，城中老弱婦女亦爭就義，以饗將士，人皆效死，無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遠俱被執。並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將。子奇服巡節，欲釋之。楊萬石令狐潮說子奇曰：「彼守義者，烏能從我！」乃以刃脅，巡不屈。又欲辱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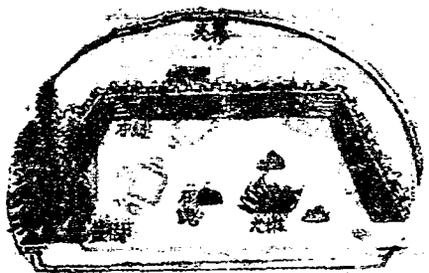
不義！」霧雲笑曰：「祇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三十六人均死難。賊生致許遠於洛陽，未幾死於偃師。巡等以數萬疲卒，全江淮財富，以濟中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卒十二萬人。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唐室再造之功，巡等倡導，與有力焉。而其堅守孤城，軍民誓死不屈，浩烈之民族正氣，尤足光昭千古也。

舞臺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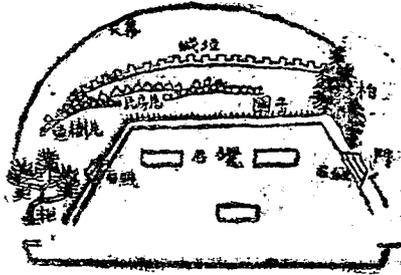


第一臺 花園街源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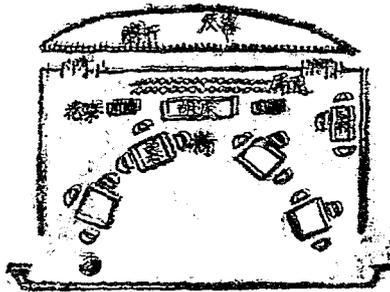
舞臺平面



第二臺 花園街西北角



第五，五祭 臨陽衙署內平臺



第四祭 臨淮衙署花廳

人物表

雷高春  
南霽雲  
張巡  
翠娘  
僕人  
楊萬石  
譙郡裨將(四人)  
秦叅(將士及男女民衆若干人)  
祖與孫(老翁，童子)  
軍士(三人)  
民婦(二人)  
傷兵  
將校(六人)  
聲晉(幕內的蕃兵)

人物表

第一，二，三，五幕  
第一——五幕  
第一，二，三，五幕  
第一，二，三，五幕  
第一幕  
第一，五幕  
第一幕  
第一，二幕  
第二，五幕  
第二幕  
第二，五幕  
第二幕  
第二幕  
第二幕

令狐潮  
許遠  
慕容(二人)  
女妓(五人)  
參軍  
女侍(數人)  
賀蘭進明  
賓客(文武官僚若干人)  
尹子奇  
賊兵(數人)  
將校(張巡的部將三十四人，可不出場。)

第二，五幕  
第三，五幕  
第三，五幕  
第四幕  
第四幕  
第四幕  
第四幕  
第五幕  
第五幕  
第五幕

# 民族正氣

## 第一幕

時間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二月。

地點

真源縣衙署。

人物

借萬春

雍丘裨將，張巡的友人。年約四十歲，勇敢正直。

南霽雲

真源裨將，張巡的友人。年約三十歲，驍勇善戰。

張巡

字明遠，真源縣令，年四十七歲。爲人剛毅誠懇，智勇兼備。行兵不依古法，臨敵

中變，出奇無窮。治軍甚嚴，能與士卒同甘苦。

翠娘

張巡的愛妾。年約二十餘歲，美麗聰慧。

樸人

楊萬石 譙郡太守，年約五十歲。只知保全富貴的官僚。

裨將 四人。楊萬石的裨將。

羣衆 真源將士及男女民衆若干人。

佈景

真源縣衙署內花廳。後壁對稱地有兩個六角形窗，壁前置長几椅等。右壁（也可說是花廳的正壁）上有大幅玄元皇帝——老子——騎青牛過函谷的壁畫。右上方有一門通內室。左壁正對畫像爲一敞露的大圓穹門，可望見一部份庭園景致。兩旁也各有一個六角形窗。左下方窗下置花架，上供盆景，盆花。左上方窗下有一個大銅鼎，內面雜插裝裱過的書畫卷軸及一柄寶劍。穹門外爲迴廊，兩廊有欄干，正對穹門有數步石級。階前修篁一二叢，迎風成韻。廳稍偏右置方形書案一，椅數具。案上置酒具。

上午，春陽照滿廳內，溫煥，興奮。暮啓時，翠娘坐在長几左側作女紅。張巡縣令服色坐書案上首。雷萬春兩鬚雲均戎裝佩劍，（惟萬春似有風塵之色）分坐左右。萬春似乎正述說一件令人悲忿的事，音調很沉痛。雲雲義形於色，義憤填膺，下意識地用右手緊握酒杯。張巡靜靜地聽，抑制着感情，看不出是悲是忿。

萬春

……前兩個月以來，我們令狐大令的態度，總是模稜兩可的。對於叛賊，不加褒貶；對於防守雍丘，毫無準備；至於朝廷徵募壯丁的命令，更是不聽不睬。我早知這小子要靠不住；怎奈全城指紳父老們，以為他是讀書人，平時滿面道德，滿口忠義，都相信他不會作令人失望的事。……

雲雲

（用手將酒杯向案上一擊）好小子，真丟讀書人的臉！

張巡

（藹然地）南八，不要打岔，讓萬春說下去。

翠娘一面作女紅，一面注意三人的表情，專心地聽。

萬春

到了今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僭號大燕皇帝，令狐潮的野心漸漸露了出來：第一步他禁止民間議兵活動，理由是雍丘離洛陽很遠，敵人忙於西進，暫時無暇東顧；第二步，他藉訓練新兵為名，將統軍將領盡換成狐羣狗黨；（痛恨地）十天以前，這小子在雍丘衙署門外，召集民衆會議；先說皇上如何荒淫無道，楊國忠如何納賄專權；又說安祿山如何應天順人，起兵不到三個月，河北二十四郡望風而降；如今定鼎東京，正在傳檄江淮，凡是歸順新朝廷的，不論官民，都有好處。最後，這小子道出本心，他要代表雍丘投降。……

翠娘

（放下女紅，很關心地）雷將軍，雍丘百姓就不反抗？

萬春

（悲痛地）反抗，當然經過一番反抗的。不過，沒有組織，沒有人領導的羣衆，他們的

反抗，中什麼用！普通便有百多位不願意作順民的老百姓，被令狐潮就正法了！我本想刺殺那賊，一看週圍黨羽太多，一個人孤掌難鳴，趁着擾亂的機會，跳上馬跑出城來，好容易逃到這裏。

張巡 唉！令狐潮如此行爲，真是斯文掃地！

翠娘 (嘆息) 這一百多位義民的血，可惜白流了！

翠雲 翠娘子，他們的血不會白流。(又將酒杯一舉) 總有一天，要同這些羯胡契丹狗子，和

賣國求榮的漢奸算帳！

翠娘 (關心酒杯的命運) 南將軍，這杯可不是羯狗漢奸啊！(憂鬱地望著張巡) 照官軍節節

敗退的局面看來，我們能有算帳的一天麼！

張巡 (幾乎是撫慰地) 翠娘，你怎麼悲觀起來啦！像南八所說的那一天，我相信一定會有

的。萬春，你以爲如何！

萬春 (毫不懷疑) 我相信！

翠娘 什麼理由使你們有如此堅決的信心呢？

(正色危坐而談) 理由嗎！就因爲雍丘有這一百多位義民，不管威脅利誘，他們視死如歸，不願意作異族人的奴隸。足見天地之間，還有正氣存在着，我們大漢民族還有人明白「華夷之辨」！固然如像令狐潮的卑鄙下作，也算得民族的羞恥。不過，世間一切都

雲雲

是相對的：有美就有醜，有善就有惡，無奸佞不足表彰忠良，沒有令狐潮的無恥，不能夠顯出雍丘義民的正氣。——這就是孟子所謂充塞宇宙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憑着這：少康可以一旅中興，楚國可以三戶亡秦。我們也可以憑着老百姓們，這股「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勁兒，和羯狗漢奸總算帳！

（舉杯將餘酒一飲而盡）我就是這個意思，心裏挺明白，口裏可說不出來。翠娘子，你瞧大哥說得多有理！真的，單憑這股勁，就可以將羯狗漢奸斬盡殺絕！（又爲張巡萬春及自己杯中滿上酒）

翠娘

（疑慮未釋）官軍不是儘打敗仗麼！

張巡

那是天下承平太久了，百姓不識兵革，各郡縣的府兵呢，因爲一般不肖官吏侵蝕錢糧，貪污中飽；不是名額不足，便是老弱充數。更加平時毫不注意訓練。所以，一聽范陽兵起，彷彿青天霹靂，遠近震駭。無怪乎勢如破竹，望風瓦解。

翠娘

高仙芝封常清應該可以一戰。

萬春

高仙芝是蕃將，也靠不住。

張巡

萬春說得對。左傳上有幾句話：「戎狄豺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皇上對安祿山這獍狃種狗才，寵幸還不優厚！居然忘恩造叛。高仙芝身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兵精糧足，論道理應當勤王；可是他心懷叵測，要想保存實力，坐觀成敗，按兵不動。封常清算是

祿山作亂後第一個入朝的封疆大臣。皇上加封他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命他鎮守東京，募兵禦敵。不到十天，竟募到六萬人，可見得人心未死。可惜此人又是庸才，平時只知道逢迎楊國忠，圖謀富貴，對軍事完全外行！首先他將河陽橋拆斷，作爲防守東京的妙策。賊兵知他胆怯，長驅直入，攻破滎陽。他纔將大軍調往虎牢關，想據險死守；誰知所部全是烏合之衆，未經訓練，賊人用騎兵進攻，兩戰兩敗，還落得東京失守。結果……

鬻髮 (忍不住怨氣) 結果，封常清小子連命也送了！

鬻髮 (訝然) 封常清勾難了！

張巡 不是的，皇上爲他失了東京，按照「失機當斬」的軍律，將他殺了！還有高仙芝也得了「逗留觀望，擁兵自衛」的罪名，一併賜死！

鬻髮 (漸喜) 朝廷既然號令分明，我們軍事方面，是不是大有轉機？

張巡 (苦悶地舉杯邀二人，飲畢，搖頭。) 那到難說得很！朝廷雖然新近任命哥舒翰爲副元帥，鎮守潼關，但也僅僅是據險防守而已！哥舒老將，年過七旬，屍居餘氣，還有什麼作爲！而且，他也是蕃將，不是漢人！

鬻髮 隨朔軍事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統率，不久以前在雲中都打了一個勝仗，似乎還可樂觀。張巡 我們的希望，就在朔方這枝軍隊了！郭子儀是河朔有名上將，爲人寬厚，治軍很有方

法。陛下像李光弼僕固懷恩等，都是智勇俱全，可以獨當方面。不過，北方軍事，也很吃緊。目前至多只能作到牽制賊兵的後路罷了。

翠娘

（關心得很）最近河北有什麼消息？

翠雲

（忿激）糟就糟在河北！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凡是安祿山統轄的河北道地方，完全不抵

抗！

張巡

南八，也不可一概而論，不是還有一位顏真卿麼！翠娘，你來替我們滿上酒。回頭，讓我慢慢告訴你的好消息。

翠娘

顏真卿？

翠娘放下女紅，走來爲三人斟酒。萬素舞雲拱手起立。斟畢，回原處。張巡舉杯肅二人坐，同飲。

張巡

顏真卿是河北平原郡的太守，安祿山還未叛，他就料着。趁秋天霖雨時節，暗地將城牆加高，城濠加深；一面檢閱全郡壯丁，補充府兵名額；一面又修繕倉庫，徵集糧食；安祿山雖然知道，以爲不過一介書生，毫不注意。等叛賊徵文到了平原，顏真卿戰守準備已經完成。於是斬了來使，自個領兵防守河津縣。又派都尉李平問道進京。皇上起初聽見安祿山作亂，河北郡縣盡皆從賊，嘆息道：「河北二十四郡連一個義士也沒有麼！」後來李平到了長安，知道詳細情形，不禁大喜道：「朕從來未見過顏真卿，不料倒有如

此忠義！」……

翠娘（擔心地）平原那淪陷沒有？

張巡（笑）你怎麼這樣性急，我的話還沒完呢。有這樣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在領導，能讓平

原那淪陷麼！

翠娘 我擔心會惹不敵衆。

張巡 幸虧賊兵的主力直趨西北，平原百姓又經顏真卿曉諭大義，萬衆一心，糧草又充足，任

何堅固的城池，恐怕也比不上！

翠娘 那我就放心了！

張巡 爽性教你們高興罷！我據最近的驛報，常山太守顏杲卿也要起義了……

萬春 顏杲卿？

雲雲 顏杲卿是誰？

翠娘 是同顏真卿一家麼？

張巡 他正是顏真卿的堂兄！

萬春

雲雲（不期而同的懸悅）啊！

翠娘

張巡

常山的準備比較平原差一點，又當西北要衝，賊兵主力必經之地。那時安祿山已到葉城，吳卿諒自個兵力不能抵禦，只好同長史袁履謙前往迎接。吳卿從前當范陽戶曹時，祿山就很器重，看見他來了，非常歡喜，賞賜紫衣金帶，並派他仍回常山鎮守。但是他的眷屬卻被祿山留下了。吳卿回到中途，指他的衣服對袁履謙道：「你明白我為什麼穿這個！」履謙也會意。他們回轉常山，就暗中籌畫起兵討賊……

三人疑神靜聽，到此時萬春雲雲放了心，吐一口氣。翠娘卻失聲說了出來。

翠娘

啊！原是詐降！

張巡

自然是詐降。(頓)那時顏真卿密使也到了常山，他通知吳卿，想要出兵斷絕范陽的後路，好阻止安祿山西進。吳卿贊成他的計畫，派出親信的人聯絡附近郡縣，對他們說：「朝廷大軍已下井陘，要先平河北諸郡，早晚快到了。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河北有十郡，都中經響應，只等常山起兵就預備反正。目前實際歸順安祿山的，只有汲郡鄴郡范陽漁陽龍塞雲六郡了……

翠娘

好消息！好消息！我再敬你們一杯。

起來爲三人斟酒，斟畢復坐。

張巡

(在斟酒時繼續講下去)還有更好的消息呢！吳卿又派人到漁陽去招那裏的守將賈循，聽說賈循也很有反正的意思；如果成功，安賊連老巢也沒有了！

翠娘 啊！

萬春 有這樣的事！

霽雲 痛快！痛快！我們乾一杯！

三人同飲。霽雲復執壺將各人酒杯斟滿。

張巡 這就是我剛纔所說的「天地之間還有正氣」呀！河北道二十四郡儘管全部被賊，只消有

一二位豪傑，站出來登高一呼，就不難一齊反正。用忠義正直去感化人，比用高官厚祿去誘惑人，還更有效驗！

翠娘（杞人憂天）顏杲卿假如起義，他的眷屬不遭安祿山的毒手麼？

張巡 哈！哈！傻鴉頭，爲了民族間的正義還管得着家眷麼！爲洗雪羯狗擾亂神州的恥辱，還能夠不付代價，沒有一點犧牲麼！我猜顏杲卿的家屬，聽見他起義討賊，一定會很光榮的含笑受死。（頓）雍丘不是有好榜樣！萬春，那一百多位義民被令狐潮屠殺的時候，是什麼神氣來着？

萬春（肅然起敬）那種崇高的神氣，我沒法形容！他們除了忿恨令狐潮下流無恥之外，似乎

全是「求仁得仁」，從容就義！

張巡 翠娘，聽見沒有？一個人爲相信自個的正義，是連本身的生死都可以置諸度外的！就是刀斧臨頭，鼎鑊在前，也不算一回事！我相信雍丘的人，瞧見了這百多位義民的血，他

們的血也會沸騰起來，想濺在羯狗漢奸身上纔痛快！

響雲（興奮地立起來）不儘是雍丘，還有我們冀源！

張巡揮手教他坐下。翠娘低頭沉思。

張巡 翠娘，你想些什麼？

翠娘（低聲吟味着）是的，爲洗雪羯狗擾亂神州的恥辱，不能不有犧牲，也不能不付相當代價！……（漸高聲）爲民族間的正義，家眷自然管不着……（更高聲）……而且……連自個的身死也可以置諸度外的！……（似乎決心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什麼是「民族正氣」了！

張巡（欣慰地）翠娘，處這種動亂時代，你能夠明白大義，就更好了！

翠娘（仍然有些不明白）可是，民間既有如此激昂的正氣，還不夠麼？剛纔我問軍事是不是有轉機，你還搖頭，還在希望郭子儀那一枝軍隊。

張巡 民氣固然重要，軍事也是少不得的。老百姓未受過嚴格訓練，只好作遊擊式的出沒，擾亂敵人後方，他們經不起主力的攻擊，一定要有正規軍隊配合，爲他們的後盾。（重）我們要軍民合作，纔能制安祿山的死命！

翠娘（恍然大悟）哦！

響雲（感觸地）上個月大哥到縣郡去向楊太守上條陳：請訓練民兵，徵集糧食，修繕城濠，

怎麼還不見採納？莫非他也有二心？

萬春 楊太守素有實的名聲，治離郡的政績也很好，諒不會像令狐潮使人失望。

張巡 （思索地）難講，難講！即公恐懼流言，王莽讓恭下士，當時是非，誰也不易判斷。而且，像令狐潮那樣讀書明理的人，也甘心從賊，真不敢再相天下士了！（頓）我也希望

楊太守不是那種人！

翠娘 上條陳時他如何表示！

張巡 當時倒頗爲嘉許。這對窮苦羈僚發表了一番忠君愛國的大道理。說是：「回頭考慮之後，就通知全郡，次第舉辦。」

霧雲 不見得要考慮一個月罷！

巡 （舉杯搖頭）誰知道呢！

萬春 哼！說好聽一點就是「考慮」，說得不好聽就是「動搖」，真瞧透了這一般偽君子！

張巡 所以，我如今對楊太守不存奢望，只在自個的職務上努力。（頓）南八，真源的民氣，

近來怎樣！

霧雲 自從大哥每逢「沐浴日」對他們談話後，我們隨時隨地又個別加以鼓勵。老百姓興奮得

很，一個個磨拳擦掌，恨不得同敵人拚命。

張巡 是不是一時的刺激！他們知道非拚命不可的道理嗎！

雲雲 他們都知道：現在不是爲皇帝打江山，不是漢族與漢族間的私鬪；是驅逐羯胡契丹！是保衛我們的大好神州，不要淪落在異族手裏！

萬春 （驚奇）真的嗎！

張巡 （安慰地點頭）我常常對他們說：周朝的纛猶南侵，漢朝的匈奴擾亂，每一次莫不是生

民塗炭，殺人盈野。最利害的是晉朝五胡亂華，從西晉末到隋朝初，幾乎有三百年，中原大好河山，喪失在異族手裏。我們神明華胄，被踐踏在腥的胡虜腳底下作奴才，恥辱到了極點，痛苦那更不消說了！（頓）倒難爲老百姓覺醒過來。

萬春 （惋惜）雍丘百姓有這樣正確的民族意識，就更好了。

張巡 他們也有，只沒人宣傳組織罷了！每個人都有良心迸發時候；激烈的便消極地以一死了之；溫和的便退縮不前；（重）最危險的就是溫和派，他們可與爲善，也可與爲惡，頂需要有人指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這個道理。

翠娘 （聽得出神）老百姓是最所變的，只是像你這樣會領導百姓的官，太少了！

雲雲 但願普天下的官，都像大哥同顏氏兄弟就好了！

萬春 初是像令狐潮那種人頂多！

張巡 痛是痛的，大多數同雍丘義民一樣，只爲自個打算，必要時拚着一死效難。像東京的

守將趙德胤，御史中丞盧奕，採訪判官蔣清，於城破之日，均罵賊破誓。這種慷慨就義，自

然也是達到「成功成仁」的辦法。可是如果盡是如此，好人都甘心束手待斃，也不掙扎，也不反抗；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所以，我主張在可能的條件之下，要儘量消滅敵人！在絕望臨危，纔和敵人拚命！（立起來加重語氣）我主張抵抗敵人，非到山窮水盡，非到一兵一卒都不剩，不輕易易死！

萬春  
雲雲（一同起立）我們完全贊同大哥的主張！

張巡 好的！（揮手教二人坐下）天下皇皇，不愁沒有為民族流血的機會啊！

張巡 慢慢走到銅鼎前，將寶劍取出，抽出鞘來，摩挲賞玩。

翠娘 可惜真源地方太小了！

雲雲 區區一個縣令，太委曲了大哥！朝中可謂無人！

萬春 要想作官，不走楊國忠的路子，任你有才，也是白費！

張巡（彈劍作聲）小人道長，君子自然道消；很淺顯的道理，你們還不明白！

翠娘（又變成懷疑）但是，皇上荒淫，權臣跋扈，憑着少數人，就會成功麼？

萬春 雲雲也似乎疑慮，注意張巡如何回答。

張巡（收劍入鞘，堅信不移）會成功的！「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動亂時代是忠義奏那的「試金石」。在這個時代站不住腳的，趕不上這個時代的，都會慢慢地消滅下去！

（嘆口氣）國家太平了四十四年啦，朝廷自然是歌舞昇平，民間也是醉生夢死的；再這樣一百年兩百年平平安安的過去，每個人都變成麻木不仁，那真不可救藥了！現在，趁人心未死，讓異族的鐵蹄來蹂躪一下，憑這個悲痛的刺激，就可以創一個嶄新的局面出來。（頓）一般人也許懷疑，爲什麼要與荒唐無道的皇帝出死力，（望望他們）你們是不是也這樣想了那是錯誤的看法！（起立正色而言，金聲玉振。）現在是同羯胡契丹抵抗！是謀漢族的生存！是爭取民族光榮的偉大戰爭！

翠娘

（想發問，張巡以手式止之。）

張巡

（坐）至於我，在言路蔽塞，權臣當道的時代，何以願作區區的縣令？這一層理由，我想你們更不容易了解。你們不見那蜘蛛結網，無論如何艱難，定要結成纒算數。一個人有這樣太無畏的精神，有這樣契而不舍的毅力，也就不難匡世正俗，長留浩氣於天地之間！孔子周遊列國，栖栖皇皇；孟子遊說齊梁，往來靡薛；無非想見用當時，得有行道的機會！——這就是聖賢所謂入世的精神；想兼善天下，想用「浩氣正氣」來培植健全的民族！真源雖小，但這種推己及人的功夫，不難從小中見大；小事有了經驗，大事便容易辦理。像莊周隱遯漆園，願學烏龜曳尾泥塗，不願以甲殼榮列太廟，那是道家出世的辦法，那是躲避現實，放棄責任！充其極點，不過像李澄等的殉國，我們不要學！這一下我完全明白了！

翠娘

第一幕

一五

雲雲 (佩服) 難怪大哥從不怨天尤人，原來有一番大道理。

萬春 南八，你不讀書，怎會知道！(頓) 令狐潮不知又是何等想法！

張巡 那就看「鬻氣」的程度如何了，倘若正義戰不過私慾，那個人就毀定了！要作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纔算是大丈夫！

外面突有角鬚及馬羣雜沓的蹄聲。

雲雲 (詫) 那裏來的人馬？我出去瞧。

欲起立，僕人自寧門進。

僕人 大人，楊太守領着一隊騎兵來了，現刻在大堂上。

張巡 奇怪！楊太守作什麼來了！

翠娘 楊太守？遠有一隊騎兵！

張巡 這倒蹊蹺得很！翠娘，將酒具收拾潛去。南八，陪萬春在外面坐一會兒，我去迎接他。

(取案上劍佩上，同萬春齊雲僕人退。)

翠娘收拾安缸及案上酒具，退入右門內。

(舞臺寂無一人)

片刻，聞步履聲，劍佩鏗鏘聲，張巡肅譙郡太守楊萬石入。萬石戎衣佩劍，人頗精明。後隨裨將四人，均介冑佩刀。

萬石 (止步觀賞) 幽雅得很！

張巡 太守說有機密見諭，只有這裏清靜。請坐，請坐。

萬石 (坐書案前，指椅) 明遠兄，你也坐下來，好講話。

張巡 謝謝太守。(坐)

萬石 (試探地) 明遠兄，真源的民氣——

張巡 (誤會其意) 民氣——十分激昂！

萬石 (稍吃驚) 哦！(改換方式) 這是明遠兄領導有方！(含蓄地) 可是也不要讓他們太驕

張巡 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說對不對？

張巡 (敷衍) 太守說的是。

萬石 (忽然喟嘆) 大局真難料啊！

張巡 (愕然) 官軍又失利麼？

萬石 (輕描淡寫) 這件事明遠兄一定很關心，常山九郡又失陷了！

張巡 (大驚) 顏杲卿失敗了！希望他能夠逃出常山。

萬石 他已經殉難了！

張巡 (沮喪) 中原豪傑又弱一個了！太守，杲卿一定死得很壯烈的！

萬石 這一點你猜着了。顏杲卿起義不到八天，史思明蔡希德兵均到城下。常山的守備未

完，承業又擁兵不救，後來糧盡矢竭，攻破城池，顏杲卿袁廣謨都被擄住送往洛陽。安祿山將他們縛在柱上，活活地剮死了！顏氏家屬三十餘口也同時正法。不過，這兩個人總算勇敢，臨到落氣還罵不絕口！（露骨地看着張巡）也好！常山的失敗，可以給自不量力的人，一個好教訓！

張巡

（悲哀縈繞，尙不覺得。）像平原郡的佈置周密，就萬全得多了。

高石

顏真卿麼，也是書呆子，成不了大事！

張巡

（驚覺）那末，太守——

高石

（面色一沉）明遠，對你實說了罷。皇上信任楊國忠，朝政紊亂不堪；武將只靠郭子儀一人；大唐的政事軍事，簡直毫無辦法！反過來瞧大燕，從去年十一月起，兵不血刃，三個月之間，得了河北二十四郡！在天下精兵勁旅，就是集中范陽；現在更不用說！我已籌之至詳，與其作大唐的賢良太守，不如作大燕的開國功臣。我準備將譙郡向洛陽納款投降，（用目光示意裨將加重語氣）一路以來，有不服從的，都受了相當處分了。

張巡

（急）太守，你……

高石

（乾笑）明遠兄，你不會不識時務罷！

裨將等手撫刀柄，睥睨張巡。

張巡

（知道已受挾制）太守是一郡之主，還有什麼見不到，張巡聽候差遣就是。

萬石（掀髯一笑）明遠兄是聰明的豪傑，我料你必能通權達變。不過，有一件事要借重一下。

張巡 敬候太守差委。

萬石（從胸甲內取出一道委札，一枝令箭。）我委你作譙郡長史，請你代表我到洛陽去朝見大燕皇帝。

張巡（立，恭敬地接了過來。）張巡遵命。（置案上）

萬石（立，拍張巡肩。）現在你我同是新朝柱石了！明遠兄是俊傑之士，前程遠大，將來可不要忘了我！

張巡（雙關地）太守知遇之恩，決不敢忘！

萬石 哈！哈！哈！哈！（大事已了）明遠兄，我回譙郡去了，待你從洛陽回來，再謀暢敘罷。（拱手相別）

張巡（一躬到地）拜送太守。（送萬石及裨將等出）

翠娘緩緩走出，忿恨之色，溢於眉宇，取案上委札從頭觀看。外面角聲又作，馬蹄聲漸杳。張巡同萬春竊雲大踏步走進來。

翠娘（將委札一擲）想不到楊太守也是賣國求榮的漢奸！  
萬春 又是一個令狐潮！

齊雲 我早將這小子瞧透了！

張巡 (忿忿地) 一向以為他是好人，我真後悔！

翠娘 (潑起委札) 這種差使是有血性的男兒幹的麼，乾脆掛印辭職好了！

張巡 得啦！得啦！我剛纔說過，放棄責任是消極的出世辦法！

齊雲 那末，楊萬石這樁難題如何對付！

張巡 (奪過翠娘手中委札，兩手扯碎，擲地上。) 就是這樣對付！

翠娘 (出於意外) 你——

張巡 你們以為我與同漢奸妥協麼！他用兵力來脅迫我，只好敷衍。(向翠娘苦笑) 這便是楊

萬石所說的「通權達變」。(按劍徐行思索)

齊雲 (高興拍案) 我們幹起來！

萬春 似乎人少一點，真源也無險可守！

翠娘 怎麼辦呢！

張巡 (突然立定) 我都計畫好了，不能死守真源等敵人來打。雍丘城郭堅固，靠近汴洛，近

可以攻，退可以守。(拾案上令箭) 這是天賜的機會，有了這個，我們可以沿途無阻，

直趨雍丘。(仍放桌上)

萬春 (歡喜) 雍丘能夠恢復了！

翠娘喜形於色，霧雲欲言。外面隱有人聲，僕人復進。

僕人 百姓聽說楊太守要降安祿山，問大人有不有這回事？

張巡 我正要同他們談話，南入，去領他們進來。

霧雲 是。（退）

張巡 （着了壁畫一眼，向僕人）取一個香爐來！（僕人退入右門）萬春，我們來佈置一下。

張巡同萬春將書案畫壁畫放着。翠娘撥開椅。僕人捧小銅鼎及沉檀等進，張巡接過置案上。翠娘以火蒸之，爐烟裊然。

正在這時，庭園中足音雜沓，霧雲導羣衆入，男女老少都有。少數是幕僚將士，多數是人民，皆沉默地站在穹門外面，（觀衆只能看見一小部份）臉上盡是嚴肅的表情。

霧雲 他們全來了。

張巡 （迴身斜面着羣衆，撫劍慷慨陳詞。）真源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想不到我們平素敬仰的

楊太守，也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他今天帶兵到真源來，用武力逼迫我作譙郡的長史，代表他到洛陽去朝賀安祿山……（羣衆耳語聲，欲發問。張巡以手止之。）你們想我能去嗎？願意同漢奸妥協嗎？大漢族的子孫能低頭投降異族嗎？可是他出於不意。帶着兵來，我們反抗不及，只好暫時敷衍。現在楊萬石去了，（指壁畫）當着本朝的祖宗玄元皇帝，我向你們立誓：（聲淚俱下）永不背叛祖國！永遠同欺凌漢族的敵人，不共戴

天！

羣衆

（舉手）我們相信張大人！我們也向玄元皇帝立誓，永不作異族的奴隸！

張巡

好得很！有熱血的人，我知道誰也不願背叛祖國，除了喪盡天良的漢奸！忘恩負義的異族！（頓）你們還不知道安祿山的出身：他本是營州牧羊的羯奴，生性狡猾，會揣測人意。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養他作義子，開元二十四年又保奏他作平盧討擊使，去擊契丹。

誰知他恃勇輕進，大敗而回。張守珪愛惜他驍勇，送到京師聽憑皇上發落。宰相張九齡見他有反相，按律斬首；皇上不聽，赦他帶罪立功。起初倒也恭順，皇上越更寵愛，年年加封守珪；開元二十九年封營州都督，天寶元年封平盧節度使，二年加封范陽節度使，六年兼御史大夫，七年賜鐵券，九年進爵東平郡王，本朝武將從沒有封王的，安祿山一個蕃人，可算空前曠典。天寶十年加封河東節度使，連平盧范陽一共兼領三鎮。十三年又加封左僕射。祇除了未作宰相，文武官階算是位極人臣了！可是他對於皇上還不感恩圖報，還要造叛！這種人還有心肝嗎？還算人類嗎？俗語說：「狼子野心」，一點不錯！……

羣衆

打倒忘恩負義的羯狗！我們要同他拚命！

張巡

爲挽救國家，爲求種族的生存，應該不顧生死的。在過去，我們同異族，已有洗不清的血債；周朝的狄人將太王追到岐山，獵獠時常侵擾太原，犬戎殺了幽王，逼平王東遷。

漢朝，冒頓單于將高帝圍在平城，匈奴隨時入關來擄掠，爲設法羈縻，還將皇族的公主嫁去和番，這是何等可恥！晉朝懷帝愍帝青衣行酒，受辱犬馬，中原沉淪在異族手裏有三十年之久。我們漢族在虎狼爪牙裏而宛轉呻吟！在虜騎鐵蹄之下受盡踐踏！這是何等痛苦！何等羞辱！（淚如雨下，場中大衆皆受感動，暗暗飲泣。）這一筆筆血債還沒有算清楚，羯胡契丹又來欺凌了！還有不要臉的漢奸，像令狐潮楊萬石似的，喪心病狂，爲虎作倀！河北二十四郡，父老兄弟姊妹，三個多月以來，陷在水深火熱之中，望我們去解救倒懸！東京的李澄盧奕蔣清，常山的顏杲卿袁履謙，雍丘的百多位義民，他們爲不願作異族奴隸，不願受異族驅使，先後悲壯的死了！這又是幾筆新的血債！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記着，要同他們報仇！

羣衆

（哭聲）我們要報仇！我們就要報仇！

張巡

對的，立刻就去報仇！真源的老弱婦女們，請暫時作爲留守；我們的壯丁，明天就先去打雍丘！你們願意服從我的號令嗎？你們願意去拚命嗎？

壯丁

願意！願意！

老弱

不行！我們也要去！

婦女

婦女就沒有責任嗎？婦女就不能殺敵嗎？

張巡

（揮手生靜）我聽是「暫時」，不是不要你們去！這次行軍有相當的辛苦！

翠娘（挺身而出）救國還分男女老少？還怕吃苦？就是老弱婦女，也可以一樣出力！

婦女 我們可以縫補戰袍！我們可以救護傷兵！

老弱 我們也可以修理兵器！也可以辦理給養！

張巡（興奮地拔出劍來）好！天下興亡，匹夫匹婦應該都有責任！願意去的儘管隨我去！不過，你們要明白，這一個民族存亡的神聖戰爭，不論如何艱難困苦，總要設法完成！我們必要時，只有光榮壯烈的死！（揮劍欲掉書案一角）臨陣退縮的漢信不堅的，有如此書案！

羣衆（衆口一聲）不驅逐羯奴，光復神京，誓死不休！

張巡（高興的落淚）父老兄弟姊妹們！現在請回去，明天較場上見！

羣衆舉手歡呼，續續退出。稍後，有數人壯烈的唱荊軻的易水之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翠娘可愛的羣衆！

張巡（彈着劍欣慰地對三人歌吟着）風蕭蕭兮——易水——寒！

萬春

舞雲（自然而然的合唱）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翠娘】

張巡插劍入鞘，愉快地看着三人。

外面羣衆將易水之歌反覆地龍吟虎嘯似的吟唱着。

第二幕

時間

同年九月中旬。(距第一幕約七個月)

地點

雍丘城上。

人物

祝與孫 二人。(老翁年約七十歲。童子年約十四五歲。)

軍士 三人。持長戟、鎗等，身佩弓矢。

翠娘

民婦 二人。年約三十歲。

傷兵 一人。

將校 六人。均年約四十歲左右。佩刀。

張巡

南霽雲 介冑，佩劍。

雷萬春

羣衆 將校，軍士，男女百姓各若干人。

聲音 (幕內的蕃兵)

令狐潮 從前是雍丘縣令，現在是安祿山的將軍，年約四十五歲。

佈景

雍丘城上西北角。

前一部份一片廣場，蓬蒿沒脛，瓦礫遍地。左邊前景，大樹兩三株參天而立。後一部份，是一角向內面凸出的城牆，兩邊有石級，可由廣場上去。城牆上約有五六尺寬的人行道。城牆下左右有路可通。廣場中間一個火堆，周圍幾塊大石，算是坐位。

城裏敲過三鼓，幕啓。九月中旬的夜裏，圓圓明月已升到天空，照見城壕燬壞，一片淒涼。時而一聲火炮，照得半天發紅；時而一陣秋風，吹下片片黃葉；更加襯出悲涼肅殺的景象。城上，軍士三人往來巡邏。老翁與童子坐在火堆旁。老翁身邊放一堆麥草，一束束的縛起來，童子身邊放一油桶，用杓將脂膏澆上草束去。工作差不多已完成了。這時，童子正澆好最後一束麥草。

城外火炮間歇地遠近響着。

老翁 (打量麥草束) 小三，夠鷄狗吃生活了，搬上城去！

童子 好的，爺爺。（搬運上城）

老翁 （撻腰）老了，不中用了！纔兩夜不睡覺，就腰痠背疼起來。

童子 （走回來）爺爺，你去歇歇罷，反正沒事。草地全是露水，回頭一招涼，又咳嗽。（運走草束）

老翁 有火烤，怕什麼。大夥兒全受累，好意思躺下休息。

童子 你上年紀啦，張將軍也說……

老翁 嚇！這孩子，你攙張將軍來吓唬我，就成嗎！張將軍每次出戰，總一個人打眼陣。營主帥的還不怕死，我這條老命，算什麼！

童子 爺爺，你會咳嗽的。

老翁 又是咳嗽，我的好孩子，咳嗽死不下！

童子搬運已畢，將油桶提走。城外火炮停止，廣場上風聲蟲聲，晝沉蕭條。老翁突然咳嗽，打破沉寂。

童子 （走回來）今晚沒事啦，爺爺，你又招了涼。

老翁 （夾着咳）你——不是——要——我——咳嗽——嗎？

童子 爺爺，歇歇罷。（見他不理，找人幫助。）五爺，今晚敵人是不是不攻城了？你瞧，爺爺不肯走，還要曬熱鬧。

兵甲 嗚，好像是。（向城下吐唾沫）鬼東西的壞心眼，他媽的，誰也猜不透。

兵乙 你猜不透罷了，什麼壞心眼瞞得過咱們主帥。

兵甲 那還用你說。

老翁 （聽不清楚）老五，你說什麼，不下來歇歇腿！

童子 爺爺你自個不休息，幹嗎叫五爺。

兵甲 小三，不打緊。着光景八成沒事。（走下來）你爺兒倆真是——（忘了下句）噢！生種

這個年頭兒，老伯，你老人家是等出來的！小三，是趕上來的！

童子 五爺，你呢？

兵甲 （笑）他媽的，不遲不早，剛剛慶巧。

老翁 老五，不遲同小孩子廢話，坐下來。小三，給我龜背。

童子 是。（在老翁背後蹲下）

兵甲 （坐，投枯枝入火堆）五月天就這麼熱，他媽的，這鬼天氣，頂好當教死隊去衝敵人大

營，再不熱，等鬼東西們來攻城，燒他一個痛快。老伯，一冷靜，我就受不了。

童子 五爺，你同爺爺一樣，愛熱鬧。

兵甲 這孩子說話像大人，你不愛嗎？

童子 誰不愛！（喪氣）不過張將軍說，沒滿十八歲不許當兵。回頭，等敵人攻城，你瞧我

的。

老翁 這孩子像他爸爸。

兵甲 二哥快死了半年啦！

老翁 唉，真快！

童子（回憶）那一次張將軍領三千人打令狐潮三萬人，結果，敵人大敗逃回陳留去了，還有兩個月不敢再來。可憐爸爸在那一回戰死了，沒有瞧見。

兵甲 說起咱們主帥，敵人佩服到五體投地。今年春天從冀源起義出來，到雍丘時候，碰巧令狐潮到洛陽去了；主帥用楊萬石的令箭，輕輕巧巧就進了城。

老翁（提起舊事，滔滔不絕。）令狐潮的妻子還在城裏，張將軍將他們斬首號令，說是爲雍丘的義民報仇。

童子 爺爺，漢奸的家眷還不該殺嗎？可惜沒機會令狐潮！

兵甲 誰說不該殺！他媽的，沒幾天，令狐潮得了消息，就領了三萬精兵來。咱們主帥一馬當先，衝到敵大陣內；弟兄們瞧主帥不顧危險，一個個勇氣百倍，捨死忘生，將敵人殺得迎頭大敗。

童子 還有雷將軍南將軍也十分勇敢。

老翁 第二天，敵人的敢死隊，就用雲梯來攻城。

童子 我們扔火把下去燒，雲梯斷了，敵人扒到城牆中間，也跌了下去。

兵甲 足足有兩個月，主帥同咱們弟兄共辛苦，咱們吃甚麼，他也吃甚麼；主帥的翠夫犬還親自爲弟兄們裹傷；隨時，等敵人冷不防，就開城出去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敵人不經打，退回去了！

老翁 (屈指計算) 這一次令狐潮從七月初來攻打，又快有四子零天了。

兵甲 (有把握地) 最後勝利，早遲還不是我們的。

老翁 對，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

童子 (低聲) 我聽李將爺他們說，糧草快完了！

老翁 廢話，就是沒糧，張將軍也有辦法。

兵甲 不錯，主帥的辦法真多！前半月咱們箭射完了，主帥下令教全城婦女，紮了千多個草人，穿上黑衣服，趁黑夜縋下城去，城上又擂鼓助威；賊兵以爲是敢死隊劫營，一個勁用箭朝城脚射。一連好幾夜晚，得了好幾十萬枝箭，弄得令狐潮莫明其妙，現在算知道主了當。(大笑)

童子 張將軍這個計策，爺爺說是從蔣媽亮學來的。爺爺，是怎麼回事？

老翁 那叫「草船借箭」。劉備孫權同曹操亦壁廬兵的故事。也是黑夜裏，不過是在大江當中，將稻草放在船頭上，一夜功夫，就得了曹操十萬枝狼牙箭了。

兵甲 不管學誰，能借了箭來就不易！（頓）老伯，咱們有這樣好長官，不拚命還對得住自個。我說小三，他媽的就是沒糧草，餓肚皮也得抗戰到底！

老翁 老五，（伸大指）有種！小三這孩子洩氣。

童子 爺爺，我洩氣？張將軍就不許我當兵麼！

城外火炮突然一震，遠近地又不斷響了起來。

兵乙 老五，快上來，光景又有鬼把戲。

兵甲 來了。（上城）

童子 爺爺，我也去！（跑上去）

老翁 （站起來，望着。）小三，當心！

童子 死不了。

老翁 這孩子！

火炮遠近配合地響，天空閃電似的發亮，又夾有喊殺之聲。童子打燃火石，燃火把。

兵丙 （在右還稍遠）老五，注意，狗子們朝你那邊扒上來了！

兵甲 不要響，讓他來。

兵甲兵乙從童子手中接過火把，燃着草束，紛紛投下。賊兵跌落聲，呼痛聲並作。火炮聲漸息。

兵乙 媽的，你敢再來！（彎弓朝下射）

童子 （用石頭擲城下）哈，哈，一個。（又投）兩個。（再投）又是一個。

兵甲 好了，好了，狗東西跑了！（向兵乙）二哥，不要耗廢了箭！（笑）小三，看不出，你專會打落水狗。

童子 五爺，你瞧，還在動。（投石，俯身環上。）

兵丙 當心，小三！

語猶未了，城外弓弦響處，童子左手上中了一箭。

童子 哎呀！（背倚城堞，咬着牙將箭鏃拔出，血流如注。）

老翁

吳丙 小三，怎麼啦！

吳甲 不礙事，中在左手背上。

童子 （撕衣襟，兵乙替他綁紮。）這小子射箭沒準頭，要是南將軍……

老翁 （走進石級）小三，少廢話，下來！

童子下城，翠娘從樹叢裏進來，長孀二人扶傷兵隨後。翠娘洗盡鉛華，裝束樸素。她們肩

上繫着式的布袋，內盛棉花，箭藥及包紮用的布條等。

翠娘 （望見火堆）扶到這裏來！（坐，取藥等。）

老翁 (進前) 翠夫人。

民婦扶傷兵坐，傷在左腿上，箭鏃已拔去。

翠娘 老伯，還沒醒？(見童子) 小三，你也受傷啦！

童子 翠夫人，一點兒浮傷，不要緊。

老翁 解開讓翠夫人替你治。

童子 我不……

翠娘 等一等，這一位弟兄的傷重。

傷兵 (忍痛) 翠夫人，不敢當。讓她們招呼我，好了。

翠娘 不妨事，一會就好。二嫂，將那條腿抬起來。大嫂，你替小三紮一紮。

婦甲 是。

婦乙 小三，這裏來。

婦甲 拾起傷兵的腿，翠娘熟練地先用棉花拭去血污，敷上藥，用布紮好。童子也捆紮好

了，用一條布將左手繫在頸上。

翠娘 (措手) 好了。

傷兵 多謝翠夫人！

童子 (向婦乙) 謝謝你啦！

翠娘（立）敵兵蠢動一會，倒又安靜了。

傷兵 今晚聽說敵人要總攻擊。（伸伸腿，立起來。）可以對付了，我還要去守城。（禮）翠

夫人，回頭見。老伯，回頭見。（跛着退）

翠娘 回頭見！（其餘的人一同說着）

婦甲 翠夫人，南門打得頂利害，說不定有人受傷。

翠娘 好罷，我們就去。老伯，還不睡，夜裏風大，當心招涼。（同民婦退）

老翁（不好倔強）多謝，就要去睡了。（見去遠）難得，難得，老五，你瞧人家堂堂夫人，

一點沒有架子。

兵甲 這叫做（想掉文不知如何說法）——「夫倡婦隨」。

兵乙 這句話就夠形容嗎？胡亂掉書袋，不怕笑死人！

兵甲 老伯不是外人，怕什麼！乾脆地說，心裏有數！（伸大指）佩服她就是了。

城外廳的一聲，一枝箭掉在城上。

兵乙 他媽的，一枝冷箭！

老翁 幸虧沒傷人！

兵甲（拾起）嚇，還有一張字條。（解下來，將箭插入箭壺內）又送了一枝箭來。

兵丙 老五，說的什麼？

兵甲 (唸) 告雍丘父老書——

兵乙 他媽的，又是老玩意！

老翁 老五，不用唸了，狗嘴裏能有象牙。

兵甲 對了，照咱們老規矩，小三，拿去燒掉完事。

童子接過字條，正要燒。右邊城上將校六人巡邏過來。軍士老翁童子等均肅立行禮。

校甲 這裏有敵人攻城嗎？

兵乙 不多，都打退了。

兵甲 城濠裏還騎着幾個。

校乙 (探首城外) 真的。

校丙 小心一點，今晚說不不定還要來。

將校等下城來，有的往來散步，有的坐在火堆旁，並投些枯枝進去。城上軍士沒入右方，

不見。

校丁 (坐着者之一) 小三，幾時帶了傷？手裏是什麼？

老翁 這孩子冒失，剛中了一枝冷箭。小三，給將爺們瞧。

校丁 (接過來) 哈，哈，又是一「告雍丘父老書」，令狐潮真會作文章。

校甲 他媽的，鬼玩意！

校乙 老李，算了罷，不會有新花樣！

校丁 (發現新聞) 哈，新戲玩盡來了，

校丙 哼！

老翁看插不進話，扶着童子從右邊退。

校丁 (唸)……「大軍於六月十七日已破潼關，汝主於乙未黎明，倉皇奔蜀，聞中途兵變，

存亡未知……」

校戊 (坐着者之一)，跳起來。(安祿山破了長安！)

校己 (坐着者之一) 老李，唸下去！

衆將聚攏來，圍着校丁靜聽。

校丁 ……「天下大事已定，雍丘孤城無援，諸君死守何爲？」……(丟開) 底下沒有什麼道理了。

衆將面面相覷，頗露失望。

校己 (拾起來) 令狐潮又增了援兵，這上面說有六萬人呢！

校戊 六萬生力軍對咱們五千！

校丁 五千疲憊的兵！

校甲 (動搖) 老李，咱們六個算你心眼靈活，你瞧怎麼辦纔好！

張巡從城上左邊走過，衆將未發覺。

校己（望着字條）唉！「諸君死守何爲？」有點道理。

校丁（嘆氣）論道理不該說這個。不過，照大局看來，抗戰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校戊 我的意思和老李一樣。

校丙 也許主帥不會贊成。

校丁 他不知長安失守，大事已去。

校戊 咱們要是大夥兒去請求，主帥也許同意。

衆將 老崔說得對。

張巡接着劍柄，走下城來。衆將回身驚顧，肅立致敬。

張巡（目光如炬）出了什麼事嗎？

校戊（硬着頭皮）城外射進來一封勸降書，主帥請看。（遞過去）

張巡（一面看一面問）料不到大局更變壞了，你們感想如何？

校丁 末將等以爲皇上的存亡不知。

校戊 雍丘孤城一座，死守無益；

校己 敵我的兵力比較，懸殊得很；

校甲 糧草也快完了。

張巡 (看完) 不用繞彎，爽爽性性說，究竟你們意思怎樣？

校乙 抗戰似乎沒有前途和目標了，末將等想要——

張巡 (故意不懂) 逃嗎？

校丙 想要請主帥領導雍丘軍民投降！

張巡 是你們大家的意思？

六將 是的！

張巡 非？不可嗎？

校丁 末將等覺得天下大事去啦！

校己 朝中無主好像兒無頭！

校丙 主帥如有更好的高見，末將等決定服從！

張巡 既然大崩無望，我也不再堅持抗戰了。不過，真源起義，是得整個軍民同意的。現在，

不知道羣衆的心理怎樣；你們分頭去召集將士和人民，凡沒有守城的，都到這裏來。讓

我們聽聽大家的公意。

六將 是。(左右分退)

張巡往來沉思。片刻，南霽雲雷萬春從右進。

霽雲 主帥在這裏。

萬春 主帥。

張巡 (止步) 你們來得好，先看這個。(遞字條)

——將迅速看畢。

萬春 謠言，煽惑人心的謠言！

霽雲 從雍丘第二次被圍起，有四十多天，朝廷不通消息，真的也說不定。

張巡 你們的意見！

萬春 除死方休，毫無中途妥協的餘地！

張巡 (嘆氣) 我們弟兄當中，有人動搖了。

萬春 誰？

霽雲 主帥，是誰？我們要懲辦他！

張巡 萬春的意思！

萬春 查出來，毫不姑息，嚴辦！

張巡 想不到，是我們的得力幹部，李忠崔龍他們六個。

萬春 (出於意外) 是他們？

霽雲 (忿) 我去擒他們來！

萬春 我也去！（二將欲行）

張巡 不消擔，他們就會來。我教他們召集將士人民，讓羣衆自個去裁判。

萬春 也好。

羣衆 （切齒）羣衆不會饒他們的！

軍民漸漸從左右進來，沉默地分立兩旁。稍後，翠娘從右進來，露驚訝神氣。

張巡站中間，兩旁軍民，後面萬春、羣衆、翠娘，六將次第回來，一字兒立在左邊。

張巡 主帥，都到了！

（接過羣衆手中字條）將士們！百姓們！城裏又發現敵人勸降的書信：說是長安已失守了，皇上西幸成都，存亡未卜……

羣衆 謠言！謠言！

張巡 也許是敵人分化軍心的謠言；也許是真的；雍丘有四十多天同朝廷聲聞不通啦！管它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們起義討賊，爲的什麼？是圖自個升官發財嗎？是爲皇帝打江山

嗎？你們說！

羣衆 都不是！是保衛大漢族不受外人欺凌！是爲救整個民族！

張巡 那麼，我們最後的目標呢？

羣衆 驅逐羯胡，光復神州，爭取光榮的最後勝利！

六將相顧羞憤之色。

張巡

好得很！起義的宗旨，你們全沒忘記。（激越地）我們從真源到這裏來，最初三千人對令狐潮三萬精兵，相持六十多天，大小三百餘戰，用堅苦卓絕的精神，將十倍之衆的敵人打退了！可見得只要大夥齊心，敵人再多也不要怕！第二次，令狐潮從七月初到現在，逐漸增援，兵力比上次又多了一倍；不過，中什麼用！前幾天，我們五百敢死隊就去燒燬了敵人的營寨，還乘勝追奔十餘里。這是不畏衆志成城；不是是一人捨死，萬人莫敵；但是，我們弟兄當中，發現了信心動搖的人，（揚手中紙條）他們相信敵方宣傳，來對我說：皇上生死不明；敵我兵力懸殊，雍丘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孤城難守，不如開城投降！（瞪目向左直視，六將皆戰慄失色。）

秦素

張將軍，是誰？是誰？

張巡

（按劍高聲）我們真源起義，誓對玄宗皇帝宣誓；對這次神聖抗戰，不惜犧牲，要達到光榮的勝利。我們弟兄當中，不許有人退縮！不許有人懷疑！現在，對於背叛祖國的人，你們說該怎樣辦！

秦素

殺死他！

張巡

（走近六將）李忠崔龍，你們聽見了嗎？

六將

（低頭羞愧）末將等罪該萬死！

羣衆（忿激）殺死他們！殺死他們！

張巡（忍心地）羣衆的裁判，你們服不服從？

六將（條根地）服從！

張巡（揮淚）萬春，押他們到教場去！

萬春是。

六將低頭向右前行，萬春及羣衆隨後同退。

翠娘（不忍）啊，將軍！

張巡 翠娘，抗戰陣容當中，應當肅清動搖份子！

翠娘（泣）他們是共同患難的好弟兄呢！

張巡 翠娘，這是軍隊裏鐵的紀律，不分親疎的。

齊雲 也是羣衆的意思。

翠娘 不給他們一點機會麼？

張巡 那是「婦人之仁」。——不殺他們不能鼓勵士氣。

翠娘（承駭）你們是對的，只怪我的感情太脆弱了。

張巡 這不是個人感情用事時候，關係整個民族氣節的問題。翠娘，你處我的地位，也要如此辦。

翠娘 我明白了。

遠處羣衆歡呼聲。

齊雲 他們死了！（欲行）主帥有命令沒有？

張巡 甫入，趁民氣很激昂，我們給敵人一下打擊。適纔看東門沒有賊兵，你帶五百名敢死隊悄悄埋伏在林子裏面。我去傳令，今夜開城舉一個總攻擊。（頓）聽見號炮，你們就去撲令狐潮的大營。

齊雲 遵命。（從左退）

張巡 （撫慰地挽着翠娘）高興起來，今夜看我們打勝仗！

翠娘 真的！

同行，將沒入右方時，雷萬春進。

張巡 萬春，等我一下。回頭，我有命令。（同翠娘退）  
萬春 是。

遠處有馬蹄向城邊急馳。萬春上城瞭望，漸行至左方。

翠音 （幕內）城上有人沒有？

萬春 誰？

翠音 令狐將軍要進城見你們主帥。

萬春 候着——

語音未絕，突聞連弩之聲。軍士三人又從右邊巡邏過來。

萬春 狗東西，你放冷箭！

聲音 令狐將軍究竟見是不見！

萬春 （厲聲）叫你候着！

兵甲 （走近萬春）哎呀！雷將軍，你中了箭。

萬春 不要緊。（指右）去請主帥來。

兵甲 是。（自右退）

內外岑寂，惟有風聲蟲鳴，萬春石像般動也不動。兵乙兵丙左右侍立。少時，張巡引兵

甲同自右進。

張巡 萬春，下來。

萬春下城，頭盔及面上共中六矢，血流滿面。

翠娘 哎呀！我的天！雷將軍你中這多的箭！

萬春 令狐潮要進城會主帥。

張巡 （想了一下）好！放他一人進城。翠娘，你同萬春去，小心替他包紮。

翠娘 是。（同萬春兵甲由左退）

張巡 (向城上) 留心敵人有什麼舉動！

兵乙 是。(左右分行，漸沒。)

張巡用足蹴火，火星燦然。坐，投柅枝，燦旺火堆。令狐潮將打扮，佩長劍。兵甲引導自

林間進。張巡聞聲起立。

令狐 (笑容滿面) 明遠兄，久違了！

張巡 (和顏悅色) 久違了，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相見，請坐。

令狐潮就坐，張巡亦坐，兵甲侍立。

令狐 也想不到，我們道義之交，會變成敵人。

張巡 很對不起，足下的眷屬，在六個月前被我們殺了。

令狐 桀犬吠堯，各爲其主。明遠兄的眷屬倘若落在我手，也是這樣辦。

張巡 足下倒說得很痛快。(玩笑地) 不怕我的部下有不利的舉動？

令狐 明遠兄有古儒將風度，我相信不會。(笑) 世上豈有鳩人的羊叔子！

張巡 過獎了！(漸不耐) 我們既成敵國，足下此來，不知有何見教？

令狐 唐朝豺狼當道，正人君子永遠不得出頭。良禽擇木，良臣擇主，請你先原諒我這番不得

已的苦衷。

張巡 人各有志，不能勉強。不過安祿山不見得是好主子！

令狐 (赧然) 長安失守，唐天子出奔蜀郡，明遠兄知道否？

張巡 益州天富之國，正是我們中興的好機會。

令狐 天下大事已去，雍丘孤城無援，明遠兄堅守危城，竊爲不解。

張巡 (笑)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足下大約也是不解的。

令狐 老兄太固執了。「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將遺臭萬年。」自古英雄豪傑，似乎也不在

一個「忠」字上斤斤計較。

張巡 哈，哈，如此說法，這就怪不得足下了！(正顏厲色) 足下爲個人升官發財，當然這種

看法很對。不過，我記得你從前是講究忠義廉恥的人，現在，不僅投降羯胡，還要爲虎

作倀，同種相殘。足下平日的忠義廉恥，那裏去了！

令狐 (大慙) 明遠，你對待故人太不留情面啦！

張巡 (立) 我覺得算是最客氣了！

令狐 (立) 惱羞成怒。(好罷，這是我念往日交情，給你最後的忠告！

張巡 足下可以出城了！

令狐 你不要後悔。

令狐 嚮左欲行。蕩春裏好傷自左進。翠娘二民婦隨後。

翠娘 雷將軍，你不能！你需要休息！

萬春 （至巡前）不！主帥說過還有命令。

令狐 （大為佩服）剛纔雷將軍連中六箭，我以為是木人。如今十分佩服明遠兄的軍令了！

（感情地）可是，唐朝大纛已去，如天道何！

張巡 （冷笑）足下背叛主國，是民族的罪人，知道什麼是天道！（向兵甲）送令狐將軍出

城！

令狐 （恨聲）張巡，我記着你！（同兵甲退）

張巡 萬春，去放號炮！同我出城殺賊。

萬春 遵命。（同張巡退）

翠娘與二民婦上城，俄聞號炮一聲。城外角聲，馬蹄奔逐聲，喊殺聲並起。須臾西北方火

光冲天，照耀城郭，如同白晝。

翠娘 （歡呼）賊營起火啦！

婦甲 （拍手）我們大勝啦！敵人逃走了！

婦乙

城外得勝的鼓角聲悠揚的吹奏。翠娘高興地與二民婦對望笑着。

幕

## 第二幕

時間

第一場：唐肅宗至德三年二月。（距第二幕約一年四個月。）

第二場：同年九月。（距第一場約七個月。）

地點

睢陽衙署。

人物

許遠 睢陽太守，忠厚愛民的好長官，年約五十餘歲。

幕客 二人。均年約五十歲。

張巡 詔加河南節度副使。

翠娘

雷萬春 面上有兩處箭射的疤痕。

南霽雲

佈景

睢陽衙署內空室。

斷景全爲平臺面積。左後兩方有三四尺高的白石闌干。左方下石級通外面。臺角古松一株，如龍如虬。右邊上石級數武爲衙署正廳，只現出影壁及大門側面。壁與闌干交界處有幾棵翠柏。無疑的這裏是全城最高所在：從左後兩方望去，烟樹，民房，盡入眼底。最後，一帶城壕，橫在漠漠的陣雲裏。

第一場

初春，草木尙未拆芽，一望灰黃，只有松柏是青蒼蒼的。平臺外炊烟四起，斜陽照在雉堞上。幕內角聲淒厲，不時夾着敵人攻城的火炮聲。平臺上空無所有，只橫着兩三條長石凳，從前是放盆花所在，如今作爲坐位。左邊靠裏凳上還留着一個孤苦伶仃的空盆，稀疏地露出幾莖枯枝，表示非常時期，已沒人種花兒草兒玩了。幕啓時，許遠一人憑闌遙望。少時，幕

客甲從廳內走出。許遠回轉身，是一個慈藹的長者，穿着太守官服。

許遠（焦急）我們派到雍丘求救的人，一去半個月了，還沒音信！

客甲 那邊不會發生戰事罷？

許遠 不會的。令狐潮一年前在雍丘大敗，六萬人幾乎死光了。他現在畏張明遠如虎，不敢出

客甲 陳留一步。就是睢陽，西面有了好前衛，叛賊作亂後，還未遭過一次兵革。

許遠 可是這次賊兵從北面來了。  
客甲 敝人一貫的政策，是「避實就虛」；所以這次從北面迂迴行軍來攻我們。（頓）一方面

也可以威脅雍丘的後路。

客甲 好利害！

仲意

我聽得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了，史思明用事，比祿山老賊還凶狠，便猜到難免不分兵進犯。後來果然聽尹子奇有領兵南下的消息，便趕緊派人到雍丘去，告訴敵人狠毒的計劃。否則，何以不向譙郡求救。

客甲

不錯，自從楊萬石敗走了，許叔冀進駐譙郡。我們也疑心太守何以捨近求遠。

許遠

那是一點。再一方面，睢陽是江淮的屏障，關係重大，絕不可失。（自知之明）我們都是書生，守成有餘；說到軍旅之事，已屬外行；至於披堅執銳，陷陣衝鋒，更談不到。張明遠智勇兼備，深得民心，是一個理想人才；十個許叔冀也不及他。（搖首）許叔冀在後方閒散慣了，願不願出兵，倒很難說。

客甲

太守料張將軍會來救睢陽麼？

許遠

（深信地）我相信會來！睢陽假如失守，雍丘完全孤立，救人即是自救，從功利方面說，他不能不來。睢陽同雍丘比，無論位置形勢都更為重要，從戰局方面說，他更不能不來。而且，以他那樣明白大體的人，又是自個能力作得到的，還肯諉卸責任麼！（見

客甲

兪狐潮攻雍丘，最多六萬人。敵人此次號稱十萬，尹子奇又是著名悍賊；張將軍的民

兵，至多不上萬人，似乎……

許遠 那你去過慮了！張明遠的長處，便是能以少擊衆。平素又對人民推心置腹，對士卒共甘苦寒暑；上陣勇往直前；手下人人心悅誠服，願效死力。我會聽雍丘來的人談及他每次殺敵，那種神出鬼沒的陣式，雖古時孫吳兵法，不過如是；再說，我們睢陽的將士，也不下一萬人。鄭先生，這一層，你可是過慮。

客甲 那末，望他早日來援就好了。

許遠 半個月來我天天盼望着，賊兵圍城也有七天了，還是毫無信息。

客甲 睢陽城郭堅固，糧食充足，一時諒不至於——

許遠 每天我只好鼓勵軍民，說是：「張將軍就快來了，他是睢陽的救星；只要一到，便可以打退敵人！」他們很相信，不分晝夜，努力防守，將敵人初來時的二股銳氣挫了下去。這兩天攻城的聲勢，彷彿緩和一點。（望天邊）天哪！怎麼還是音信杳然。張將軍，我們只要知道你出兵的日子，就可以得着很大的安慰了！

客甲 （寬慰）太守，放心罷。張將軍既是忠義之士，決定會來救我們的。

許遠 （渴望地走向闌干）張將軍，來救我們罷！睢陽軍民望你來解救倒懸呢！

（城外鼓角大作，隱隱有賊殺之聲，由微轉劇。）

客甲 （希望地）太守，說不定張將軍來了！

許遠 噢！（注意傾聽一會）是的，這個——和往回賊兵攻城兩樣。

幕客乙 高興地快步走上平臺。

客乙 太守，救兵到了！

許遠 救兵，那裏來的？

客乙 我們只望見前鋒，是姓張的旗號。

許遠 （以手加額）張明遠救睢陽來了！

客甲 （欣慰）張將軍果然來了！

許遠 （急問）勝負的形勢如何？

客乙 勝了！救兵勇敢得很！

客甲 人數很多罷？

客乙 不算多，可是十分驍勇，一個個像生龍活虎似的在敵人陣裏左衝右突；賊將遇着的，不

是落馬，就墮風披靡。我進來的時候，敵人的中軍已經動搖，潮水般向西北方在潰退

了！

許遠 （大慰）李先生，快傳我的命令，叫睢陽的將士開城夾攻。老弱婦女們到城上去擂鼓，

給我們的軍隊助威。

客乙 是。（急退）

許遠 這就好了！（頓）鄭先生，睢陽全體將士的名冊造好沒有？

客甲 造好了。

許遠 （安撫地嘆口氣）這一下我可卸仔肩了！

客甲 （不解）太守，你要——

許遠 （急說明）以後軍事，一切我要請張將軍全權主持。但不是退縮，我們來負守城的責任。

客甲 啊。

許遠 （又想起一件事）鄭先生，請你去吩咐準備牛酒，犒賞戰士。回頭，將名冊取來給我。

客甲 是。（退入廳內）

鼓聲雷動，殺聲震天，許遠憑闌而立。少時，殺聲漸遠。鼓角聲變為抑揚的節奏，軍民歡呼。許遠欣然回身坐石凳上。幕客甲攜名冊進。

許遠 你聽，你聽，我們打勝了！（嘆賞）名下無虛啊！

客甲 （聽）真的，睢陽得救了。（遞名冊）太守，名冊。

歡呼聲漸近。

許遠 等一等，張將軍進城來了！我們迎接去。（立）

甫行至石壁，幕客乙高聲傳報。

客乙（幕內）太守，張將軍到了！

許遠 啊！（與幕客甲急趨而下）

張巡 鎧甲如銀，渾身浴血，面上灰塵，汗滴均未及拭，神彩奕奕地拾級而登。許遠前導，幕客甲乙隨後。

張巡 太守，我們來得太晚了，賊兵先到了七天！

許遠 那裏，那裏，雍丘方面，將軍也許要佈置一下；賊兵輕騎簡從，當然快。（頓）將軍辛苦了，在這裏坐一會如何？

張巡 謝謝太守。（但並不坐，反而走來走去。）我們接到這裏的告急信後，酌實考慮了一下：第一，睢陽是江淮的屏障，倘若失守，江淮難保。第二，睢陽是雍丘的後路，我們不能聽敵人「中央突破」的策路成功。第三，睢陽有愛民的賢太守，有同仇敵愾的好百姓，更不容我們不救。所以權衡之後，決計放棄雍丘，來救睢陽。

客甲（感覺意外）將軍放棄了雍丘！

張巡（點頭）是的，我們的兵太少，經不起再分。與其延長戰線，不能兼顧；倒不如集中力量，保衛一個重要據點。不過，一部份百姓也願意來，因此，就讓了好幾天。

許遠 可見將軍的眼光，高出常人萬倍。我們只料將軍必來解圍，卻未想到分兵的害處。更意思想不到將軍下如此破釜沉舟的決心，樂於急人之難。那末，雍丘百姓和將軍的輜重，到

了沒有？

張巡 已命部將領兵接應去了。（頓）倒不料僥倖一戰成功，敵人全部潰退。

客乙 我忘記稟報太守，我們的軍隊正在搬運敵人遺落的軍械，馬匹，輜重，並掩埋屍首。

許遠 啊，這是將軍的神威，殲滅很多的罷！

張巡 大約殺了五千多人。這是士卒用命；也虧睢陽的將士開城夾攻；張巡何功之有。

許遠 我們的將士不過因人成事而已，慚愧之至！

張巡 百姓們也好。他們在城上擂鼓吶喊，敵人不知敵兵有多少，很受恐嚇。

許遠 這也全仗將軍的威名。賊兵圍城後，百姓天天望救兵，如大旱之望雲霓。在這種熱烈的情緒之下，軍民努力，晝夜防禦，睢陽纔能守到今天！設若信念不堅，就不堪設想了！

張巡 由此一端，足見太守的深得人心。（頓）睢陽的糧食可以支持多久？

客甲 半年內不致發生問題。

張巡 軍民的數目呢？

許遠 軍民各有一萬人左右。

張巡 好得很！「足食足兵」，便是敵人再來，（自負地）暫時我想不難應付。

許遠 從幕客甲手裏取過名冊）將軍，這是睢陽全體將士名冊，請你收下。以後一切軍務，

請將軍全權節制。

張巡 (愕然) 太守，你是什麼意思？

許遠 也請我說得突兀一點。(誠懇地) 睢陽軍民雖知大義，可是我不能將兵，軍務無人主持。將軍智勇兼全，聞名已久。從今天起，許遠請爲將軍守城，請將軍爲許遠出戰。我們分工合作，盡兩個人的力量，保衛睢陽。(指左右) 我們全是書生，務請將軍不要推卻。

客甲 將軍，這是睢陽軍民一致希望。

客乙 將軍當仁不讓，幸勿推辭！

張巡 (感動，雙手接過名冊。) 太守盛意，張巡敢不遵從。只怕能力薄弱，有負睢陽羣衆的

期望。(熱情迸發) 此後前方的戰事，張巡願統率將士，捨命殺賊。

許遠 (向幕客甲乙) 後方的責備，就是我們的了。

客甲 是的。

客乙 是的。

許遠 (翻手肅張巡) 將軍。請到裏面去。許遠輝稷交兵符與儻。

張巡 好的，太守。(隨許遠退)

在濃密的炊烟裏，霧靄滿天，夜色蒼然。遠樹中透出點點民家燈火。

客甲 (欣然眺望) 夕陽如畫，燈火萬家，可愛的睢陽啊！

客乙

（欣然自語）這一下我們的武功大大充實了。

（臺燈齊滅——幕下。）

第二場

幕再啓時，已是九月天氣。仍在第一場地方。早晨，吳片濃霧。松柏的枝葉樹皮，均已凋落，俱作食料；只剩粗壯的枝幹，怪難看的似死人的骨節，間或有一兩枝尚餘青翠的葉。唯一的花盆裏面，開了幾朵瘦小的黃菊花，點綴危城的秋意。

前一天，又打勝了賊兵。幕客甲乙身旁放一堆刀鎗，屈着身軀，用力在石闌上磨。翠娘坐前面石凳上修補戰袍，身邊還放着好幾件。他們一面工作，一面閒談。

客甲 翠夫人，張將軍竟救離陽一次下！

翠娘 二月裏一次，三月裏一次，七月裏又來，尹子奇真也凶頑，總殺他不退。

客乙 這次最久，睢陽被圍兩個月下！

客甲 賊兵也比上兩次多，共有十三萬人。楊萬石令狐潮兩個漢奸也來了。

翠娘 是嗎。

客甲 敵人以為要漢族人纔知道我們的虛實，所以特地調這兩個漢奸來做參謀。

客乙 哼！也不見得高明，不過仗恃人多為強罷了。

翠娘 七個月來，我們也殲滅不少敵人。

客甲 嚶。至少有百餘員賊將，五萬名賊兵，來送死。

翠娘 擒賊擒王，尹子奇一天不死，睢陽的人就一天不能安枕。

客甲 昨天一戰，聽說尹賊受了重傷。

翠娘 受了重傷？

雷萬春 自廳門進。

客甲 詳情我不知道。翠夫人可以問雷將軍。

萬春 什麼？

翠娘 尹子奇受了傷？

萬春 是的。我們衝進敵人中軍，想射尹子奇，可是不認識。主帥故意拔一枝野蒿向賊將射去

客乙 (不用用意) 野蒿？可以傷人！

萬春 無非想知誰是賊酋罷了。那賊果然拾起野蒿，策馬跑到尹子奇面前，似乎說我們的箭射

完了。主帥認錯楚軍，便睨南八射一箭正中賊的左眼。昨天因此又大獲全勝。

翠娘 唉，可惜未射死尹賊！

客甲

客乙 (同聲惋惜) 唉

萬春：總有一天擒着他！再見。（下石級退）

客乙：張將軍用兵可謂神妙莫測。

翠娘：（笑）一枝野蕩。

客甲：不僅用兵，更難得軍民十分愛戴；我們睢陽將士約有萬人，大民也裹足萬，張將軍每見必問姓名，後來，不論軍民，張將軍無有一個不聽職的，只此一件，就非常人所及。

翠娘：許太守也是難得的好長官！

客乙：太守是忠厚長者；除了軍事以外，寬厚仁愛，軍民敬服，也不讓張將軍專美。我們睢陽如今可謂「二難并」。

客甲：太守近來籌措軍糧，算得煞費苦心！

翠娘：（憂）鄭先生，七月初我們剛要派人到江淮去採辦稻米，賊兵就來了。城裏糧食，一定剩得不多，還能維持好幾個月。

客甲：（搖頭）已經十分拮据了！一個月前便攪着茶葉紙張吃；不然，恐怕早完了。

客乙：翠夫人吃得慣？

翠娘：還好。（內疚）像我們這種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人，真想早一天死，省得耗費戰士們寶貴的食糧！

客甲：翠夫人如此說，我們也很慚愧。

客乙：翠夫人如此說，我們也很慚愧。

翠娘：翠夫人如此說，我們也很慚愧。

客甲：翠夫人如此說，我們也很慚愧。

翠娘 將士們不發怨言麼？

客乙 從主帥到士卒全如此，還有什麼怨言！而且，恰恰相反，他們寧肯餓死，也不願向異族搖尾乞憐。

客甲 還有老百姓也是同樣心理。

翠娘 唉！我比你們清楚，老百姓更可憐。他們早就將自個糧食獻給公家了；現在每天只好躲着捕鼠，或者用草根樹皮樹葉，苟延性命。可是，他們絲毫也不懊悔。

客甲 難得！難得！

客乙 他們心理和我一般，自愧無有力盡殺賊，不好意思浪費將士的糧食。

幕客甲乙無言感嘆。許遠張巡自廳門進。

張巡 賊兵雖然大敗，可是不像許兩寨奔潰，真是奇怪！

許遠 弄賊受傷，以肉說不定就會撤退！

張巡 啊，你們都在這裏。

大家招呼後又各自領事。

許遠 (仍然高興) 翠夫人，我真佩服張將軍，用饑疲不堪的兵，還打勝仗。翠娘 可不是，我們團練也談論着。

張巡 哀兵必勝，就是這種道理。

許遠 (向張巡) 半年以來，大小數十戰，將軍每次行軍，變化莫測。從前聽人說將軍用兵不依古法，我尚不深信。敢問這又是什麼原故？

張巡 羯胡契丹的軍隊，素來不講紀律，上陣像風雲離合，鳥獸聚散，變化無常。數步之內，陣勢便儼然不同；在呼吸俄頃也需隨機應付。若是依照古法，一行一動向主將請示，還來得及麼！所以，我前兵的要點：主將應該洞悉士卒心理；士卒應該明白主將意思；兵將合作，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每個人成爲一個作戰單位。說出來，簡單得很。

客甲 聆將軍的言論，可見熟讀兵法，不見得就能用兵了。

許遠 去年宰相房琯在陳濤斜和敵人交戰，用古時車戰方法，全軍覆沒；就犯了食古不化的錯誤。其實，古時名將何嘗拘泥兵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張將軍可以當之無愧。

張巡 太守過獎了。實在說，是軍民合作的好處；這次爲抵抗羯胡，爲求民族復興，將士們在前方不惜捐軀力戰；後方的老百姓，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人人踴躍輸將。軍民心目中，只有痛滅異族，收復失地，一個信念。毫不爲個人得失打算，更無升官發財的念頭，這就是我們每戰必勝的理由。不過，聽說老百姓願挨餓，將食物盡獻作軍糧了！太守，這個，似乎說不過去。

許遠 是的。他們激於正義，說將士們的肚皮不飽，不能殺賊；自個情願吃苦，將節省下來均

糧食，獻給出征將士。

張巡 太守，人民的好意，我們只有感激。可是，這算從井救人，我們不能接受。要共同患難，纔公平。

許遠 我也不忍心。既然將軍如此說，待我先去清點全城人數，實行計口授糧的辦法。（向二

幕客）鄭先生，李先生，來幫我籌畫一下。

客甲

客乙（放下工作）是。（隨許遠下石級退）

張巡（走進翠娘）翠娘，你太辛苦了，歇一會罷。南八進來還沒有！

翠娘（放下戰袍起立）南將軍沒來，雷將軍剛出去了。

張巡 萬春是我叫他去的，他去清查昨天陣亡將士人數。

翠娘 昨天受傷的還少，就不知實際死亡數目。

張巡 大約有四五百人罷。

翠娘 啊！（如有隱憂）賊兵愈殺愈多，我們的人越打越少，又無法補充，附近那縣也不來

救，恐怕很難支持下去了。

張巡（堅強地）我們軍民能夠團結一致，又有犧牲的決心，堅守不成問題。（撫慰）翠娘，

你忘記我在冀源說的什麼，我們要抵抗到山窮水盡，不剩一兵一卒。

翠娘

我記得，我不是怕死！（慷慨激）將軍，你看北平官軍各自爲戰，毫無聯絡；好多武將甚至於擁兵觀望；勝利前途似乎渺茫得很。我們白白地犧牲了，有什麼用處。（嘆）我怕人心已死，漢族會永遠地沉淪下去了！

張巡

翠娘，你又在感情用事了！我不說過，動亂時代是忠臣的談金石，權臣的權權係中，現在他那種炙手可熱的聲勢那裏去了！他的貴顯絕倫的姊妹又那裏去了！馬嵬兵變，堂堂宰相的首級，任憑亂兵貴在鐵槊上示衆！尊榮的貴妃，落得宛轉蛾眉，馬前賜死！再看安祿山罷：作亂不及兩年，席捲東西二京。大河南北，賊騎過處，無有堅城。甚至九廟不守，天子蒙塵；羯奴氣餒，算達到極點。可是，今年正月，他的兒子安慶緒與賊臣嚴莊同謀，命宦官李豬兒夜裏持刀入帳，將祿山殺死，連腸也流了出來。這就是叛賊的下場！安慶緒雖然僭位，賊將史思明一天天又驕橫起來，眼見又快要在思明手裏，誰說能成大事！翠娘，你看奸佞叛逆，是不是漸漸已被時代消滅了！我們只需要勇氣，需要信心，便可達到光榮的勝利！縱然我們不幸失敗了，得道者多助，我們民族中間，一定會有人前仆後繼來完成使命！翠娘，你放心！全面勝利總會來了！雖然也許我們來不及看見！

翠娘

將軍，你太有理了！我相信！

張巡

（二人攜手至石闕前，濃霧漸散，微露陽光。）翠娘，你看剛纔咫尺之外，一片茫茫大

霧，看不清楚什麼。待一會，太陽出來了，陰霾散開，就可以明察秋毫。我們在抗戰時期，難免不無惶惑疑慮，像這霧似的；要不受它的蒙蔽纔好！

翠娘 將軍說得是。

張巡 (指松柏)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翠娘，我們抗戰決心，要學那堅貞的松柏。

翠娘 嗯。

張巡 (看見盆菊) 令狐潮第二次圍雍丘，也是這個時光，不覺兩個年頭了！(折一朵菊花插翠娘髮上，旋驚訝。) 翠娘，你沒有兩年前的風韻了，你比黃花還要瘦！

翠娘 (倚張巡而泣) 啊，將軍！

張巡 (爲她拭淚) 我不該挑撥你的感情。翠娘，高興一點，想着我們民族未來的光榮，和快要降臨的勝利。

翠娘 我不該哭！可是我管不住自個的眼淚！將軍，你偉大的人格，也是感動我的原因。

張巡 (拍拍她) 好啦，我還要籌畫如何退敵。你聽，什麼人上來了。

許遠 南霽雲雷萬春聯袂快步走上平臺。

萬春 我軍一共陣亡了四百五十三人。

張巡 啊！(頓) 太守，百姓人數有多少！

許遠 鄭先生他們還在清點。南將軍告訴我，有緊急軍情，所以趕回來參加。

張巡 南八，發生了什麼事？

霽雲 賊兵從昨夜起，在城外築長圍，掘濠溝，不像要撤退光景。

張巡 (驚) 尹子奇想久困睢陽了！

許遠 (急) 我們的糧草，無法補充，如何是好！

萬春 看起來非請救兵不可了！

張巡 (沉吟) 那裏去請呢？

許遠 賀蘭進明在臨淮，許叔翼在譙郡，這兩處比較近，但是，誰能突圍出去呢？

霽雲 太守，相信我，我能夠。

張巡 臨淮更近一點，東面賊兵也少，你今夜就到賀蘭進明那裏去罷。

霽雲 (看霧) 不，趁着濃霧未散，我現在就去！

張巡 (撫霽雲肩) 南八，我為你殺一條血路，送你出去。

霽雲 (勇壯地) 主帥，我只要三十名騎兵，就可以衝過去！

許遠 我去給賀蘭太守寫信。(急退入廳門)

張巡 萬春，南八需要的三十名弟兄，我們同去爲他嚴格挑選一下。

萬春 好的。(隨張巡霽雲退下石級。)

翠娘坐着怔怔地對着菊花看了一會，突然伏在闌干上啜泣。

幕

## 第四幕

時間

同年九月。(距第三幕第二場十餘天)

地點

臨淮衙署。

人物

女 妓 五人。均年約二十餘歲。

南霽雲

參 軍 賀蘭進明的幕僚，年約四十餘歲，骨屑詔笑的人。

女 侍 數人。

賀蘭進明 河北招討使，御史大夫兼北海太守等職。房琯爲相時，還作過一任河南節度使。

(房琯下臺，朝廷將此職改任張鎰去了。)年約五十歲，驕傲自私的武人。

賓 客 文武官僚若干人。

佈景

臨淮衙署花廳，畫棟雕梁，氣象雄偉

當中一道彩壁，兩角各一門。門後爲迴廊。望過去檯上珠籠半捲，檯外花木扶疏。壁下置屏風，屏風外有大胡床，上鋪虎皮。床側各置立花架，盆花等。左右兩壁亦施有影畫。靠右門置小桌，上置各種樂器，側置數椅。廳中置長方桌四，布置如馬蹄形。桌上羅列杯箸菓盤，每桌只有上左右三方設座位，下皆空着。桌椅上均罩繡幕。

幕啓。將近午刻，女妓五人靚妝趨入。

妓甲（看廳內陳設）哦，好整齊的筵席。

妓乙 你忘記了大帥今天是宴客哪。

妓甲 誰忘記，忘記了我來幹嗎！

妓丙 好大口氣，就像這所衙門是自個家裏一樣。

妓甲 哦，你瞧，說到老二，老三就打抱不平來了，到底結拜過的好姊妹。（向女妓丁）

蠻，過兩天，我們也來這麼一手，怎麼樣？

妓丁 得了罷。（藏不住話）今天的使命，你們明不明白？

妓丙 唯陽來了貴客，大帥教緝于師爺傳我們進來，唱歌，陪酒，離不了這一套玩意。

妓戊 還吩咐小心侍候，用上一點功夫。

妓乙（羞她）呸！不要臉！

妓丁 還告訴你們什麼？

衆妓 沒有了。

妓丁 (得意) 我曉得包準你們鬧不清楚。

妓甲 鮮于師爺和你感情不同，自然格外關照。

妓丁 (不以爲忤) 瞧你這張嘴，瘋狗似的，東一口，西一口，到處亂咬。

妓乙 (馬上報復) 阿瑞鬧的醋勁，鮮于師爺過去和他很要好。

妓甲 隨你說罷，反正我不在乎！

妓丙 少蠻，你說，不要理他。

妓丁 鮮于師爺說：睢陽來了一位將軍，名叫南霽雲，本領好到了不得。大帥很喜歡他，想收

爲自個的部下。

妓戊 (插嘴) 他不願意，是不是？

妓丁 對了。

妓丙 小蠻，你說得不明不白；睢陽的將軍作什麼到臨淮來？

妓丁 睢陽被賊圍了，他來請救兵。南將軍從睢陽衝出來，只帶三十個騎兵；可是一個也未受

傷。你們說，勇不勇敢！

妓戊 因此大帥就看中他了。

妓甲 因此就用「美人計」。阿蠻，你們鮮于師爺(這六個字特別着力)是不是這個意思？

妓丁 阿瑞，一句好話，到你嘴裏，也會走樣。

妓丙 小蠻，你見過南蠻裏沒有？是怎樣的人物？

妓丁 你們向大帥請安去了，鮮于師爺領我到客廳裏偷偷瞧了一下；非常精壯結實，果然像個

英雄。

妓戊 怪不得尋不着你。

妓甲 阿蠻，聽你的口氣，是不是也看中了他？

妓丁 啐！要去打女妓甲，爲女妓戊拉住。）

妓戊 得了。小蠻，就算你落花有意，還不知流水有情無情呢！

妓丁 （搵妓戊一把）你連學阿瑞，奚落起我來。

妓戊 不敢，不敢，正經話，你們說大帥肯不肯發兵。

妓乙 我瞧，不會。又……

妓丙 嘿，我也猜姓南的八成要失望。

妓丁 可不是！鮮于師爺也說……

妓甲 又是……鮮于師爺……

妓戊 阿蠻，你祇會捉賊人，說你的意見。

妓甲 有什麼可說，想大帥發兵，（指胡床一字一句）等於——與——虎——謀——皮！

妓丁 好乾脆，理由呢？

妓甲 (低聲) 你們瞧隨淮歌舞昇平的景象，瞧賀蘭大帥海外天子似的威風，像不像忠君愛國的人。哼！如今的武將麼，有幾個不是保存實力，坐觀成敗。(笑) 倒和我們迎新送舊的行爲相像！

妓戊 你真刻薄！

妓丁 (點頭) 阿瑞，你有道理。(頓) 我也聽旁人如此批評過大帥。

妓甲 (是不是鮮于師爺？)

女妓丁欲打她，女妓甲閃避，衆妓皆笑。聞廳後有人聲始止。參軍導兩霽雲進。

霽雲 (見衆妓，踟躇。) 師爺！

衆軍 她們是營妓。(笑) 大帥傳來侍候飲酒的。(向她們) 來，見過兩將軍。

衆妓 (禮) 兩將軍！

霽雲 不敢當。

衆妓目光上下打量霽雲。

參軍 (設法湊趣) 大帥還未出來，兩將軍，先叫她們唱一隻歌好不好！

霽雲 (敷衍) 師爺要聽，請便。

參軍 揀好的唱罷。

衆妓趨取樂器彈奏，女妓甲乙丙合唱竹枝。

妓甲，乙，丙，「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還有晴！」

參軍正欲拍手叫好，霽雲忿忿走開，背向衆妓。

霽雲 真是亡國之音！

參軍 (向衆妓使眼色，故意大聲。) 太俗了，南將軍不愛聽，出去！

衆妓向參軍作鬼臉，嘻笑而出。

霽雲 (不過意) 對不起，心裏老惦記着睢陽，再好的歌也聽不進去。

參軍 也不見唱得好，這是大帥恐怕南將軍寂寞。

霽雲 大帥的好意，十分感激。不過，霽雲所希望的最好即日去救睢陽。(進前) 師爺，請你

告訴我，大帥決定那天出兵！

參軍 (避而不談) 南將軍在危城當中，太辛苦了，休養些日子，再說罷。

霽雲 軍人不知道辛苦，更不懂得休養；大帥是軍人，他比我清楚。

參軍 這是大帥的好意！

齊雲 齊雲一介武夫，實在不敢當。

參軍 俗話說的：「英雄見了英雄愛」，像南將軍這樣人才，（露骨地）大帥說，恨不得永遠留住你！

齊雲 （苦悶地）可是，大帥苦苦地留我，到底有什麼用意呢？師爺，他不會教我失望罷！

參軍 （故作癡狀）大帥愛才若渴，南將軍，請放心罷！

齊雲 師爺，我們不談這個。（頓）唯陽的弟兄們望救兵如救火一樣，不想這樣慢騰騰的，毫無頭緒。（不覺神往）啊，弟兄們！這時候，你們一定在城頭上嚷巴巴望我領兵回來打

救；誰知道連一點兒信息也還沒有！

參軍 大帥不是應允南將軍，會替唯陽想辦法嗎！

齊雲 大帥有的是權柄，臨淮有餉是兵，救不救唯陽，一句話就解決了！還想什麼辦法。

參軍 （神秘地）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呀！

齊雲 我以為簡單得很！

參軍 南將軍知道大帥現在是什麼職銜？

齊雲 不是河北招討使兼北海太守嗎？

參軍 不錯，可是，房瑄宰相當權時，還作過一任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齊雲 這倒未聽說過。

參軍 那就難怪了！

齊雲 (詫) 這和救睢陽什麼相干？

參軍 關係大極了！大帥節度使任內，朝廷又任命譙郡的許叔冀作河南兵馬使，同時也兼御史大夫。可說是大帥的部將，也可說是大帥的同僚；總而言之，老許從此不大肯聽提調。到了房瑄下臺，朝廷又封張鎬作河南節度使，這一來，許叔冀更不服大帥節制了！

齊雲 (聞所未聞，頗存鄙視。) 哦，你們大帥怕許叔冀奪他的地盤。

參軍 (笑)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得不防呀！

齊雲 (失望) 如此說，大帥存心不救睢陽了！

參軍 (妥善) 也不是那麼誇，無非想詳出萬全；大師準備聯絡許叔冀一同出兵……

齊雲 這要候到幾時！(大聲) 真應了一句古話：只好一索我於枯魚之肆！(與參軍共出)

參軍 我們爲臨淮着想，似乎如此比較妥當。

齊雲 總之你們不想去救睢陽。(更進前) 可是，大帥爲什麼又留住我，不放我回去？

參軍 (好笑) 兩將軍心裏明白。

齊雲 (直截了當) 我是粗人，我不知道！

參軍 睢陽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大帥不忍心教你回去送死！

齊雲 (忿然) 睢陽的人就該死嗎？師爺，唇亡齒寒，睢陽如果失守，臨淮的人不也是束手待

驕嗎？

參軍 這個……我想決定不會！（面諛）只要南將軍不走，我們臨淮就萬分安全頂上……

雲雲 （冷笑）師爺將雲雲瞧得太大偉大了！（感慨無窮）只怕現在手握兵權的人，都同你一樣見解罷！

參軍 赧然，低頭未應。女侍二人捧簇新的戰袍靴帽等進。

女侍 （屈一足跪雲雲前）請將軍先到裏面去更衣。

雲雲 （搖頭苦笑）你們替我道謝大帥罷，南雲雲用不着！

參軍 （又攔着題詞）啊，這領戰袍，是大帥吩咐龍姬姆夫人特別為南將軍繡的！大帥這一番美意，南將軍可不要辜負！

雲雲 師爺，我的戰袍雖然舊了。但是這上面纔持有羯胡豹子的鱗鬚灑得有睢陽老西姓盼望

救兵的淚呀！無論如何我要保存它！

參軍 可是大帥的美意，南將軍總不好意思推卻的。

雲雲 回報大帥，雲雲心領就是了。

參軍 大帥的命令，怎麼交代呢！南將軍，可憐可憐她們罷！

雲雲 （堅決）大帥面前請你們多多道謝。（轉身不理）

參軍 （無可如何）南將軍客氣得很，你們回報大帥去罷。

女侍

(嘆) 嗚呼！

女侍退出，霧雲啞無聊賴，沉重地走來走去。參軍見成僵局，勸說無效。退回整理桌上杯箸。少時，外面鈴聲，賀蘭進明借賓客進。進明輕裝緩帶，衆賓珠履踴躍，光彩照人。稍後衆女妓亦進，圍立樂器桌前。

參軍

(拱立於側) 大帥來了。

霧雲

(拱揖) 大帥。

賀蘭

(笑) 客人反而比我們先到了，失禮！失禮！(向衆賓) 這就是我向你們所說的——

勇無敵的南將軍！

衆賓

(拱揖) 南將軍，久仰！久仰！

霧雲

不敢當，那是大帥的謬獎。

賀蘭

你們知道我不大恭維人。像南將軍這樣人才，找遍了臨淮也尋不着；(有感而發，目視

參軍。) 我們這裏只有酒囊飯袋！

參軍

(臉上又紅又白，又不好不巴結。) 希望南將軍多留一天不走，給我們多作一天模範。

賀雲

(半玩笑地) 南將軍，成不成！

霧雲

雲雲很感激大帥的盛意。(仍作最後的努力) 但是，雖陽危急萬分，大帥能早日出兵好

撥，將羯狗打退；將來，霧雲追隨的機會多得很！

賀蘭 照許太守張將軍告急信上看來，快到不能支持地步。恐怕你來的時候，睢陽已經淪陷了；我們縱然出兵，有什麼用處！

參軍 大帥感得週到，睢陽說不定已失守了！

賀蘭 怔了一下，旋即勇壯回答。（大帥，竇雲敢用性命擔保：許太守張將軍在一天，睢陽決不會失陷！）

衆賓在以上三人對話中，有的靜聽，有的彼此密語，有的同女妓們調笑。

參軍 南將軍，料不定啊！

賀蘭 噫！料不到的。

賀蘭 （激昂）大帥知道張將軍他們爲什麼要死守？睢陽是江淮門戶，睢陽失守，敵人長驅直入，不僅江淮各地糜爛，臨淮也不能安全。張將軍他們是爲整個江淮而守睢陽！大帥也應該爲臨淮而救睢陽！

賀蘭 （動容）南將軍說得是，我們爲保全臨淮，睢陽不能不救。

賀蘭 對極了！大帥既下了決心，請立刻傳食。

賀蘭 （猶豫）噫，這個——

參軍 （暗示）大帥不是要候許將軍的回音嗎？而且，酒筵已經齊備了。

賀蘭 （頓悟）南將軍，出兵不是一朝一剎的事，譬如糧草，軍餉，都需要詳細籌畫。我們還

是等散席後從長計議罷。(舉手肅容)請坐，請坐。

霽雲 (失望已極)運命。

進明坐上首一席主位，霽雲坐上首另一席客位，衆賓隨意入座。惟參軍坐進明側。女妓等亦環立進明後。女侍數人進，往來傳遞菜肴，斟酒。

賓蘭 各地兵荒馬亂，難得我們臨淮還是昇平氣象，大家先乾一杯。

衆賀 (舉杯)慶祝太平的臨淮！(女侍等斟酒。以下隨時俟飲後即斟。)

霽雲默然。

賓甲 (阿諛地)在座諸公，臨淮到今天還是歌舞昇平，這都是大帥的功勞，我們大家公敬一

杯。(立)

參軍 (首先起立附和)好的，大家慶賀大帥！

衆賓 (立)我們慶賀大帥！

賓蘭 (立，得意大笑。)不敢當！不敢當！(飲畢同坐)

賓乙 大帥初起義兵，一戰收復魏郡，再戰收復信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舉杯起立)還

兩件奇功，也應當補賀一杯！

衆賓 (立)慶賀百戰百勝的賀蘭大帥！

賓蘭 (立)，多謝，多謝！(同坐)

霧雲默默起坐。

參軍 諸公，大帥文武全才，麾下兵強馬壯，朝廷若不忘刻賢能，叛賊早該肅清了。

賀甲 一點不錯，有功不賞，朝廷太對不起大帥了！

賀蘭 (道着心事) 唉！諸君。朝中當權的不是內宦，就是腐儒；河南節度使沒作好，還真

了許叔冀來牽制，障難的後路。不瞞大家說：國家的事我覺得頗爲灰心；所以，只要保土安民，就算啦！干戈擾攘的莽中原，任憑它龍爭虎鬪去罷！

參軍 大帥駐節臨淮，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只要這裏平安無事，便算盡了責任。

賀蘭 何況我每天我還有諸君陪着，宴飲交驩，詩酒倡和；鮮于先生，你說過我像誰？

參軍 (恭敬地) 大帥像晉朝名將羊祜，綏帶輕裘，風流儒雅。諸公，你們以爲如何！

衆賓 恰當之至！(立) 我們再敬一杯！

賀蘭 (笑) 同飲！(同坐，迴顧衆妓。)(哈，哈，風流儒雅，不錯，不錯，臨淮的

歌舞倒是很出色的。)(忽發見霧雲快快不樂) 怎麼，南將軍，一人向隅，滿座不歡啊！

參軍 我們用歌舞給南將軍解悶罷！

賀蘭 好的，好的。

參軍 (示意衆妓) 這回檢文雅的唱！

女妓了趨前向參軍一笑，唱涼州詞並舞，衆妓奏樂。

絞了

「葡萄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賀蘭

（領導衆客拍手）好極了！好極了！（衆客隨聲附和）諸君，好一個「醉臥沙場君莫笑」，悲壯風流，兼而有之。南將軍，趁我們杯中有酒，喝罷，喝罷！

衆賓

（舉杯）南將軍，喝罷，喝罷！  
雲雲勉強舉杯同飲。

賓甲

大帥，「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這是北海太守的當行本色！

賀蘭

（笑）諸君，進明不過附庸風雅而已。「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之人已先我如此了！好在臨淮如今太平無事，除了飲酒賦詩，清歌妙舞，還有什麼事可作。（頓）南將軍，聽說你們睢陽的糧食快要吃完了，對不對？

雲雲

（苦痛地）大帥，是的。

賀蘭

這就不怪我說了，一座孤城，幾萬饑民，想保障江淮，未免誇大一點罷！南將軍，恕我直言，許太守張將軍這一股傻勁兒，不像還有理性的人，

衆軍

（失聲而笑）哈，哈，對的，活像一羣瘋子！

雲雲 (愕然) 大帥——

賀蘭 (趕緊接上去) 南將軍，我們失言了！也許「見仁見智」，各人的看法不同。諸君，要

衆賓 (附和) 好的，好的。

女妓成唱陽關曲並舞，衆妓奏樂相和。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衆賓 (拍手) 好得很！

賀乙 好！「勸君更盡一杯酒」，大家同飲何如？

賀蘭 好！(同衆賓豪飲。見雲雲獨不舉杯) 南將軍，我們太放蕩形骸了！(笑) 這叫「及

時行樂」！

參軍 對呀！南將軍，要「及時行樂」啊！

賀蘭 (笑) 我忘了，你們只顧敬我的酒，不敬客人！來呀，大家公敬敬英勇的南將軍

杯！

第四幕

八二

（舉杯）我們敬南將軍！

（忍無可忍，舉杯起立，沉痛而言。）賀蘭大帥，諸公，你們太瞧得起我雲了！種種好意，雲雲從衷心裏感激。可是，睢陽的人有一個多月沒有飯吃，現在恐怕連茶葉，紙張，草根，樹皮，全吃光了！（指桌上）雲雲雖然當着嘉肴美酒，念及睢陽受苦難的弟兄，諸公請想一想，我一個個人能夠不咽嗎！（不意識地放下酒杯，潸然淚下）抑一更

頓感動停杯，衆妓遂巡退後。

（哀同）

（更悲痛）他們爲什麼，是爲個人升官發財嗎？是想保存自個的地盤嗎？諸公，都不是的！他們不過激於民族瀾的正氣，決心堅守，爲求保障江淮一帶富庶地方，保留人力物質，作爲民族復興的根據地。他們無非想驅逐羯胡，光復神州；所以，纔願意挨苦受餓，誓死不墮，抵抗到底，不願去作異族人的奴隸！（淚隨聲下）諸公，睢陽從今年二月起，如大帥剛纔所說的：許太守張將軍用一座孤城，幾萬俄兵的力量，抵抗十萬以上的敵人，到七個月之久。如今積窮冰盡，雲雲纔冒着萬死，衝出重圍，來向諸公求救！八大感動，惟進明面色鐵青，參軍觀進明狀，亦怒容滿面。

（忿激）但是，穩淮的情形如何呢！這裏照舊是歌舞妙舞，諸公依然是詩酒流連；大帥麾下有的是猛將強兵，卻不肯救我們睢陽的患難！這是大丈夫的行爲嗎！現看雲雲，既然不能宣達主將的使命，借不到一兵一卒，（突然將左手中指咬斷一節，鮮血淋漓，

咬緊牙關，擲於盤內。）大帥，我留下一個指額，一方面表示南霽雲到過臨淮；一方面可以回報我們的主帥！

霽雲說完，拂袖離座，急行而去。衆人震驚，莫敢挽留。也有人暗暗垂淚。

賀蘭（突然狂笑）瘋子！瘋子！讓他回去送死罷！

衆軍（見衆妓啜泣，厲聲地。）哭什麼！瘋子也害怕！快些唱，我們還要喝酒。

賀蘭對，對！諸君不要再想瘋子了！我們喝酒！（舉杯）

衆賓（勉強地舉杯）我們奉陪大帥。

賀蘭（擲杯狂笑）哈，哈，哈，哈！想不到南霽雲也是——

衆軍 一個瘋子！

賀蘭 哈，哈，哈……

在進明狂笑中，音樂幽幽的響了起來，衆妓哀怨地唱着竹枝。

（第四幕第十日）

幕

民族五氣

## 第五幕

時間

同年十月。(距第四幕約十日)

地點

睢陽衙署。

人物

許遠

幕客甲

張巡

翠娘

民婦

老翁

軍士

雷萬春

幕客乙

(三人)

(即第二幕中之祖)

(即第二幕中之孫)

南雲

尹子奇 賊軍主將，左目中箭未愈，年約四十餘歲。凶橫，佩劍。

楊萬石 謀士，裝束。

狐潮 賊兵，數人。均執刀。

將校 三十四人，張巡的部將。（可不出場）

（在此幕裏，睢陽城中無論將士均憔悴不堪，人民均羸弱瘦瘠；但人人意志堅決，有慷慨

就義的神氣。）

仍是第三幕的平臺。但望出去，城墜，民房，已經破毀，草木蕩然。臺旁的松柏也只剩了幾

段枯幹。（花盆也不知何處去了。）

冬天的上午，陰雲薄霧，朔風凜冽。城外有打樁，挑土建築城壘的聲音，直到賊兵將入城時

始止。幕啓，許遠張巡幕容甲從廳內走出。

許遠 佩服，佩服。將軍在萬分緊急時候，還詔試詩。

幕甲 而且音節悲壯，難得，難得！

第五幕

張巡 這是我前夜在城樓上聽見軍中有人吹笛，惘然感興，胡亂寫了幾句，貽笑方家，慚愧之至。

許遠 「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若非將軍這種剛正不阿的奇男子，決定寫不出來。客甲 「一門開邊手近，戰苦陣雲深。」描寫孤城待援的景象，何等深刻。

張巡 （無限感慨）是的，最近兩個月，睢陽的軍民太令人感動了。我們最先盼望附近郡縣，有兵來援；隨後派人求救；南八回來，我們明白什麼希望都斷絕了！可是睢陽的人都抱定犧牲的決心。守如此可歌可泣的民氣，所以我不知不覺之間，寫出了那些句子。

許遠 （感嘆）唯陽羣衆只有一條心，甯為玉碎，不願瓦全！

客甲 這是太守同將軍的德化。

張巡 誰起這真慚愧。太守，我本是保衛睢陽而來的，如今眼見軍民受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許遠 那裏話！朝廷命我守睢陽，我沒有能力；一方面對不起將軍！一方面對不住軍民！

張巡 我一見他們又黑又瘦的面孔就難受。太守，這一個多月，虧你想法支持過去！

許遠 城內茶葉紙張吃完之後，先是樹皮青草；其次捉雀子，捕老鼠；最後殺戰馬來吃；現在馬也快殺完了！

客甲 就到這個地步，老百姓還儘先讓將士們吃。

張巡 這不是救他們，是害他們了！

許瑩 他們說：「打倒羯胡，誓死抗戰！」是漢族人民應有的義務。

張巡 可是他們是無拳無勇的馴良百姓！太守，我想殺條血路，讓他們出城各自逃生。

許瑩 他們決不願意逃走！

客甲 將士們恐怕也不堪再戰了！

張巡 太守，我們先去慰勞，順便查看情形勸告他們。

許瑩 好的。（同張巡幕客下石級退）

城外打槍聲士聲漸烈，賊兵歌唱譁笑，隱約可聞。少時，翠娘與二民婦自廳門出來。

翠娘 剛聽太守向將軍在談話，怎麼又走開了！

婦甲 想必又到城上去打更了。

翠娘 唉，他們辛苦得很！（嘆氣坐下）為守睢陽，真是心力交瘁啦！

婦乙 我們反而清閒了。（坐）

婦甲 糧草沒有啦！傷兵沒有啦！不用我們造飯，裹傷，還有什麼事作。（雙手一伸，

坐）

翠娘 唉，夫人，古語說：「守到冷天，也算一件奇蹟。不過，大家都有事可作，只有我們老弱婦

孀，袖手旁觀，實在不好意思。

婦甲 (苦笑) 饑裏病人倒多，就是無法可治。

翠娘 大嫂，可惜蓋上「餓病」呀！

婦乙 翠夫人，古語如今應驗了：「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

婦甲 真的。

翠娘 不對！嫂子們。按我說，最好不用米也能炊飯，纔算是「巧婦」。

婦乙 那可難了。

婦甲 (半玩笑，半認真) 辦法倒有，將自個的身體供給弟兄們大嚼一頓。

翠娘 (感觸) 嚶，大嫂，這倒挺不錯。與其大家一塊兒餓死，不如捨命救人！(頓) 嗚！世

間上自私自利的人太多了，總商將軍回來說起，我氣了好幾天！

婦甲 他們的兵是保存的個實力，保守自個地盤用的。

婦乙 (喜歡引證) 這倒也有講究：教作「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翠娘 (忿慨) 他們不想離陽失了，臨淮還能安全。敵人瞧透了漢族是一盤散沙，不能團結，

所以逐個擊破，毫不費力。

婦乙 俗話說：「火燒眉毛顧眼前」，他們眼前也不顧。

婦甲 你想他們會抵抗麼！將來賊兵一到，八成不是逃走，便是投降。

翠娘 聽說他們每天發發飲酒，自命風流，這種人真是豈有此理！

婦甲 賀蘭進明還想留住南將軍，每天好酒好肉，又用美人計，什麼心機都使盡了！

婦乙 南將軍可不肯上當。

翠娘 南將軍是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肯與羯種人的走狗同流合污。我聽他說到當這駭斷在頭一節事，忍不住傷傷心心哭了一場。

婦甲 那種慷慨激昂的舉動，換了別人可作不到！

婦乙 可憐同去的三十位弟兄，只回來了一半！

翠娘 都在回轉睢陽時戰死了！他們又失望，又疲乏，不死何待！

婦甲 我們起初聽見南將軍回來，以為救兵到了，興奮得很。

婦乙 後來雖然失望，但聽見南將軍報告求救經過，更是忿激。

翠娘 奇怪！等我們明白一切毫無希望之後，心內反而安定起來！

婦甲 就是睢陽被賊兵攻破，也不在乎了！

婦乙 張將軍從前說過：必要時只有光榮壯烈的死，我們就欠這一件未了的心事！

翠娘 時間不會很遠的了！（下面有步履聲）是誰！

翠娘 軍士扶老翁自石級進。軍士就是第二幕的小三，兩年過去，已勉強達到入伍的年齡；雖然

還是那樣瘦弱。

老翁 （在石級下）你丟守城罷！我自個可以上去。

軍士 不，爺爺，我要扶着你。

婦甲 (立) 是小三爺兒倆。

軍士 (扶老翁上來) 翠夫人，爺爺要見你。

老翁 (咳嗽) 翠——夫——人。

翠娘 (立) 老伯，請坐。(民婦乙也起立)

軍士 (扶老翁坐下) 爺爺剛纔聽許太守張將軍說：城裏什麼全吃光了。張將軍不忍心老百姓

活活餓死，要領兵殺開血路，放人民逃生

翠娘 (同時) 老百姓意思怎樣？

婦甲 他們願不願意走？

軍士 漢奸纔願意走！他們說：「有疆同享，有禍同當。」許太守張將軍不走，誰也不肯離開

城門半步！爺爺想了「會」，於是叫我領上這兒來了。

婦甲 (放心) 啊！

翠娘 太守他們呢？

軍士 還在分頭勸解。(搖頭) 不過我瞧沒用，軍民的心理像鐵一般堅定。

翠娘 我也如此想。老伯，你有什麼話？

老翁（祕密地）翠夫人，回頭我告訴你。小三，你去罷！

軍士 好的，爺爺。（向衆人）再見。（退）

衆人 再見，小三。

老翁（咳嗽又作，估量軍士去遠，極力止住。）翠夫人，我想來請教。

翠娘 請教？老伯，你太客氣了！

老翁 不是客氣，這種話在太守他們面前不能說；翠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

翠娘（好奇地）請說出來罷。

老翁 我想問古時有不有吃人的故事？譬如

翠娘 吃人？老伯你是什麼意思？

老翁 譬如在敵人圍城的時候。

翠甲（有興趣地）老伯，你是說像我們現在的光景。

老翁（點頭）麼！

翠娘（完全明白）老伯，有的。戰國時楚莊王圍宋，宋國軍民不肯受城下之盟的恥辱，堅守

三年，不願投降。宋國城裏和我們一樣，一切吃光了，結果就吃人！

婦甲 吃人！

婦乙 吃人！

老翁 翠夫人，怎樣一種吃法？

翠娘 他們先吃小孩，還是又不忍心吃自個生養的；於是掉換着吃。譬如：老伯家裏吃大嫂的孩子，大嫂家裏又吃二嫂的孩子，二嫂家裏又吃老伯家裏的孩子，……總之，將自個孩子送給別人。他們沒有柴，便拾死人的骨骸來燒。

老翁 宋國結果如何？

翠娘 宋國派司馬華元夜裏離城出去見楚國的元帥公子反，談起來，楚國也只肯七折之糧，宋家同意停戰。楚莊王知道宋國決不無條件屈服，退兵三十里，議好講和條款，解圍回去了。

老翁 他們吃過孩子？

婦甲 也得了菜羹的和醬。

翠娘 不過這種人是不能同他們妥協的。

老翁 當然不妥協！魯夫人，古時有沒有吃老年人的故事嗎？

翠娘 (驚) 老伯，你想——

婦甲 老伯！

老翁

你們不必驚慌。雍陽城裏可以吃的，早就完了！但是像我這樣年老無用的人倒很不少；反正活着也是混日子，不如早死的好。我就怕無例可援，將士們不忍心吃。而且，小三

翠娥

這孩子也務氣我親繁。對太守說便不中用，狗奴才讓將軍遠想教我們逃性命！

翠娥

（大受感動）老伯，想不到你的見解如此透澈。我們早就慚愧不該浪費戰士的食糧，又不能作無米之炊，天嫂這說笑話願將自個身體供將士們大嚼；不想老伯真有如此決心。

翠娥

（決意）你老伯，老前輩應該活著好指導後生小子！你們老年豈不該死在前頭！讓我們無謂的婦女洗犧牲罷！

翠娥

翠法入說得有理，我還是照先前的說法，願意將自個供給將士們吃。

翠娥

我也願意！

翠娥

（強忍）不能！翠法入你們不能！這是我提議的，我消獲洗淨！

翠娥

不，老伯，你應當尊重翠夫人的意見。

翠娥

老伯，無論如何，依道理該先吃我們。

翠娥

（陳壽）咳！不！（立）

翠娥

不要吵，當心太守他們聽見，又惹麻煩，大家既然決心，先死後死倒

翠娥

好在平時，翻吐的毒氣，而且吐將吐那樣多，一兩個人也就心不敷分配。你們說對嗎？

翠娥

那會還有活人當得小三。

翠娥

那麼我們都死！

翠娘 好的，老伯。你們分頭行事去罷！頂要緊的，是要太守他們明白我們死的用意——不是

孤甲 聽呀！那味提痰必自殺！

老翁 我會設法託人告訴小三。

婦甲 我們也請哈接的姊妹們囑且向謝。

婦乙 對呀！假如我們一朝到陣地，他們也會報效關公士來助。

老翁 我們走罷！翠夫人，再見！（立）

婦甲 翠夫人，我們去了。

翠娘 好罷！我們在朝一翻世界裏，再兜轉個小不數吧！你們覺不覺還盡有遺憾？

婦甲 沒有遺憾！

翠娘 親自個心愛的弟兄們說，此後敵人的凌辱比算計

老翁 要脫有，就是殺等擄及看見我們光榮的全面勝利。

翠娘 是的，張將軍說：他將勝利弄得稍晚一點點，我們這一代人來不及見到了。

婦甲 不錯，我們看見到了。

老翁 （嘆息）

老翁 不要緊！我們還有第二代，第三代；他們總可以看得見的！翠夫人，永別了！

婦乙 永別了！翠夫！（扶老翁退）

翠娘

（至石級前揮手）永別了！老伯，謝謝你給我們的勇氣。（走向臺中，低聲。）這是爭取民族光榮的代價！維持民族氣節有的犧牲！（更低）我們為正義而死！為奮鬥而死！為保存我們的戰鬪力量，為救英勇戰士們的性命，最後不惜將自個的身軀當作他們的糧食！（漸高）將士們！請你們不用遲疑，請你們盡量飽餐罷！這是我們心甘意願的，你們不可辜負這一番心！要連肉帶骨吃光，我們纔高興！（漸低）啊，將軍！想我不先告訴你了！（漸高）將軍，你一定明白翠娘是為民族正氣而死的！

癡呆半响，忽然退入廳內。

朔風獵獵，吹來城外賊兵打樁挑土的歌聲。少時，張巡許遠幕客甲自石級進。

張巡

（在石級下）：無論如何開導，他們總要同歸於盡。太守，怎麼辦！

許遠

（悠悠地一面說一面走）石級呀！將軍，你想說動他們，太不容易了。也好，如果有不幸的一天，可以讓這種人知道漢族營中還有浩然正氣存在着。

張巡

（決心地）他們既不肯走，只好這麼辦了！

幕甲

（商榷）我儘不知率領軍民撤退到安全地點，再謀恢復。

許遠

（掩淚）鄭先生！唯陽屏隔江漸，得失的關係太大了。

張巡 如今天下財富，半在東南。我同太守始終力排衆議，堅守待援，就是此意。

客甲 不過，望別處來救睢陽，已經是夢想了。

許遠 「德不孤，必有鄰。」國內有兵權的人，未必盡如賀蘭進明毫無心肝。

張巡 萬一不幸，我們孤軍抗戰，也算盡了力量！

客甲 以軍民心理而論，睢陽儘可堅守。所愛的還是糧草，最無辦法！

張巡 只好再設法掙節了！

張巡 好的，我們要抵抗到最後的一種那。

幕客乙 持信自廳門進。

客乙 將軍，翠夫人給你的信。

張巡 (一怔) 給我的信！(接過，迅速閱畢，依然淚下。) 翠娘！想不到你還這般勇敢！

(向許遠) 太守，翠娘給將士送糧草來了！

客甲 什麼？

許遠 (愕然) 翠夫人怎麼樣了？

張巡 (悲苦地) 你們請看罷！

許遠 (接信與二幕客同閱) 甚麼！「請烹妾軀，犒賞將士。」將軍，翠夫人這種舉動，太難

得了！(大慍)

客甲 (向幕客乙) 翠夫人幾時給你這封信！

客乙 有好一會了！

張巡 翠娘子很急，已經沒法挽救了！

許遠 將士們也不忍心的。

張巡 (太守，我求你照她的意思辦罷！不然，至少辜負了她一番心！)

雷萬春 急自石級進。

萬春 (主帥，城裏的老弱婦女，有很多自殺了！太守，你的老僕人許義也在內！)

許遠 (意外) 許義！他作什麼自殺！

張巡 怕敵天殺進城麼！

萬春 不是！他們死得很從容：有的留下幾行字，有的告訴旁人，請將他們的屍首，作為戰

的食糧。

許遠 (大驚) 將軍，如此說來，他們事先是有計畫的！他們心理和翠夫人完全相同！

萬春 翠娘子！

張巡 翠娘子也自殺了！理由同你說的！

萬春 主帥，你想戰士們忍心吃共同患難的父老姊妹麼！

張巡

(悲憤) 可憐！你儘知道他們作什麼死時，他們以爲將士們餓着肚皮，不能打仗，寧肯犧牲性命，這纔無非望我們保衛睢陽，誓死抵抗！我們若是違背了這番好意，他們在九泉之下，還能甘心麼！

許遠

將軍說得不錯！我們只有抵抗到底，纔對得起死者！

萬春

姪兒！我去告訴將士們，要想着爲我們死去的人，努力殺賊，不負他們的期望！(欲

退)

城外賊兵鼓噪，突聞鼓角吶喊之聲。雷震雲提劍馳而入

雷震雲

主帥！賊兵從城上衝進城來，弟兄們疲乏不堪，快要抵禦不住了！

張巡

(拔劍) 太守，已經危急了！(暗示) 請你們準備罷！

許遠

(會意) 我們不會教將軍失望的！(與二幕客急退)

張巡

(大聲) 這是我們最後的掙扎了！精狗，我在生不能殲滅你們，死也不瞑目的！萬春，雨！我們衝上去多殺幾個！

萬春

好的！主帥！(隨張巡馳下)

雷震雲

(臺燈全黑)

鼓聲角聲，肉搏吶喊之聲，雜然並作。由極端喧嚷至漸漸沉靜。

（臺燈復明）

尹子奇楊萬春令狐潮自廳門進，後隨賊兵數人。

子奇（隨燈而坐）好容易三次纔將睡陽攻下子（向萬石令狐）想不到你們漢人，也有如此頑強的！

萬石（坐）此之謂不識時務。

令狐（坐）結果免不了滅亡。

子奇這裏的百姓也可惡！

令狐面黃肌瘦，簡直不像人形！

萬石（似番奸）沒有吃東西了！

子奇（苦臉）糧食吃完了。不然我們還攻不進來。而且他們不怕是餓着肚皮，也拼命抵抗。你們纔剛纔卷戰那股勁兒本

我們漢族從古就有「頑民」，連堯舜的聖德也無法感化。城裏的人說不定就是「頑民」的後代。

令狐一點不錯，其實是天地戾氣所鍾，纔有如此頑梗不化！

子奇（首肯）兩位先生說得對！（羨慕）不過這像張巡南霽雲黃巢那樣的驍勇善戰，倘若真投降過來，倒是非常有用的。（頓）他們都擋住了麼？

令狐 許遠張巡和他的部下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員大將，完全擒住了！

子奇 好得很！(同賊兵)去叫他們將許遠立刻押到洛陽去！將張巡等武將押到這裏來。

賊兵 是。(同退)

萬石 許遠是睢陽太守，應當請大燕皇帝發落。元帥措置得很恰當！

子奇 我也很合「獻俘於朝」的古典。

我倒沒想到有這些考究，無非不願意和文弱的人打交道罷了！

萬石 令狐親熱未應。臺下鐵鏈抖動聲，賊兵鏖力押張巡南霽雲雷萬春進。(三人均纏着兩

手，渾身浴血。)(餘三十四將在臺下。

賊兵 跪下！

張巡 (怒目瞪視)大漢族的好男兒，不能給羯狗漢奸屈膝！

子奇 由他去罷！

萬石 (泣)明遠兄，不翼源一別不覺兩年有餘了。

令狐 (行進)明遠兄，還記不記得在雍丘給你的最後忠告！

張巡 我後悔當時沒有殺掉你們！留給漢族人丟臉！

高石 (大怒)你從前假意應允我，現在還有何說！

令狐 (大怒)你已經被擒，生死都由我們處置了！

張巡（冷笑不理）哼！

子奇（上前）得了罷！（謙恭地）張將軍，我很佩服你的勇敢，我們作朋友，好不好？

張巡（咬牙切齒）誰同欺凌漢族的羯狗作朋友！我恨不得一口吞你下去！

子奇（毫不發怒）張將軍，不要倔強了！我們羯種人，對於忠勇正直的好漢，也很愛慕的！

（見張巡不答，向萬石令狐）兩位先生，我看不出傷害張將軍的性命罷！

萬石（抗議）元帥，不行！他決不會降我們的！

令狐而且，留着恐怕發生後患！

子奇（點頭，旋拔劍。）我再最後問你，肯不肯投降！

張巡（厲聲）羯狗，我從夏源起義以來，大小四百餘戰，殺掉你們十二萬人。如今孤軍抗

戰，城破被擒，死得很有光榮的了！趕快殺了我罷！

子（喝）不識抬舉，押過去！（賊兵押過張巡，又走進萬春。）雷將軍，你降不降？

萬春（重，慢。）不降！

子奇（再走進霧雲，變為十分和藹音調。）來，給南將軍鬆綁！

賊兵走進霧雲，霧雲無表示。

張巡南八，大丈夫要光明磊落的死，爲民族留正氣！我們決不能屈服啊！

霧雲（笑）主帥，我還想等候掙扎的機會。你既然不放心，我服從你的命令就是了！（怒視

子奇（羯狗，快殺了我罷！主帥在等着我們！）

子奇（怒）好，你等着罷！（行至石級前）你們願死願降？

衆將（遲緩而沉重）願死不降！

子奇（大怒，以劍擊石）通通推出去！

張巡鬚鬢萬春神色自若，昂然走下石級。在鐵索朗當聲中，閉幕。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民族正氣(五幕歷史劇)一册

(•8701•渝熟)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 趙循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本刊查證安烈字第一五二號

